

廣博物志





廣博物志卷之十七

龍西董斯張纂

郡人沈聖岐訂

職官下 刺史 郡縣

李壽長為青州刺史其所經歷他州縣祭視牧
守治政優上言曰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
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 後漢書

李珣為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 尹無
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東觀漢記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一 高暉堂

百里嵩時為徐州刺史境旱行部傳車所經甘
雨即降謂刺史雨 後漢書

王閔遷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
賓客號曰王獨坐

巴祇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闇冥之中不燃官燭

裴潛為兗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之
織荆笮以自供家人小大成并食而食 魏略

陳泰字伯玄為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

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
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 魏志

交州刺史朱符多以鄉人虞襲劉彥之徒分作
長吏侵虐百姓驅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

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縣 吳志
吳孫皓時以滕修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僮

人騎五色羊負五穀來迎而去今州廳事梁上
畫五德人騎五色羊為瑞 郡國志

杜預為荊州人號為杜父舊水道唯泂漢達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二 高暉堂

陵于數百里預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
陵徑近千里南土美而謹曰後世無叛由杜翁

孰識知名與勇功及卒州人諱其名改戶曹為
辭曹 晉書

劉平字叔龍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為縣小吏
功曹夜醉如廁使下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

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
成下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下

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為亭子令即召為門下

史後為輕車將軍雍州刺史

晉書

祖逖為豫州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克已務施不畜資產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思歌且舞

苟晞字道將領兗州牧暴虐殺人流血號曰屠伯其弟純領青州刑殺尤甚於晞號小苟慘於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三

高暉堂

大苟也並上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曹嘉之晉紀

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一人出高長尺許被帶組甲麾伍相應相隨出門良父乃盡朗兄藪頗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至刺史朗後領青廣二州異記

蕭愔為荊州刺史惠及百姓徵還朝人歌曰始興工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僮賤來哺乳我徒爹

我反荆士方言謂父為爹○南史

劉秀之為丹陽尹初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弟宴集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曰汝等各以栗蓬擲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栗獨入焉宋書

盧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陸慧曉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四

高暉堂

盧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南史

蕭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為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於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宋氏晚運典籤之權重宗憲為豫州典籤每多連執惑大怒曰憲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

復與典籤共臨之 上

臨川王映為雍州刺史嘗還都買物有獻計者

於江陵賈貨至都迴艘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

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 齊書

王岷為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

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

岷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

清問還資多少岷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

之帝悅其對 上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五 高暉堂

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

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薨四州裂

為白帽送之 梁書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

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北

山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臺樹延僚屬

以表損揖之志 上

薛聰為齊州刺史卒於州吏人追思留所坐榻

以為遺愛 後魏書

崔暹字元欽為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

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

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

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乃默然而

去

奚康生為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

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

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

王襲為并州刺史州人為立銘稱美或曰襲所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六 高暉堂

教也尚書奏免官

夏侯夔為豫州刺史於倉陵立堰溉田千餘頃

境內賴之夔兄亶先居此任兄弟並有恩惠百

姓歌之曰我之有州賴彼夏侯前兄後弟布政

優優

鄭述祖天保中為兖州刺史父道昭亦嘗為此

州並有政蹟百姓歌之曰大鄴公小鄭公相去

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河間王琛字曇寶世宗時拜定州刺史憑恃內

外多所受納貪林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
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官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
更復叙用由是遂棄廢於家

元誕為齊州刺史在州貪暴有沙門為誕採藥
還誕曰師從外來有何得對曰唯聞王貪願王
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每家未得三升錢何
得言貪

崔挺拜光州刺史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
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挺於頂上欲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上

高暉堂

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
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
遠之有蚪龍儻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
無風雨之異挺代即為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象
以為善化所感

陸彘侯長子也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
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
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州中有德宿
老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

善於是發茲摠伏事無不驗

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誦事劉騰賂紫頤四百
疋得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晚詰回問安州興生
何事為硬回曰卿位為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
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
示雲天慚去並上

張華原字滿國為兗州刺史獄有繫囚謂曰三
元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謂親親
期盡還也果應期而至北齊書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八

高暉堂

尉景為冀州刺史太納賄神武令優人石董福
戲之董福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福不為不剝
公

任城王諧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晦汾川浣衣
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
州言之諧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
人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
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
時稱明察

申徵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
餉遺徵性廉慎乃書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
代還送者數十里不絕徵自以無德於人慨然
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讀
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並上
長孫儉為荊州刺史吏民請為儉建清德樓立
碑頌德詔許之後周書

豆盧勣周武帝時為涇州刺史有惠政華夷悅
服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山絕壁
巖博物志 卷之十七 九 高暉堂

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
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孔子而後去民為之誼
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後
因號其泉曰玉漿泉上

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羅服
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

隋書○以
下詳錄

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舅犯
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

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
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舅犯曰薦
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
其去矣顧吾射子也新序○韓非子解狐邪伯
謂事與此相似不重錄
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積
深百仞因問其左右曰人嘗有人此者乎對曰
無有曰嬰兒瘖聾狂悖之人嘗有人此者乎對
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董
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十 高暉堂

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解子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塞老塞老曰忠信敢安
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
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上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
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
乎遣與執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西京雜記

淮陽僞鑄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錢
不刑一人而淮陽政清論衡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旦化為虎食郡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來治民死食民

述異記

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後漢書

又云附一副布
綉敗則紙補之

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

但聞誦聲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十一

高暉堂

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又曰棄我戟指我亦盜賊盡吏皆休

和帝時蒼梧太守以清白為治郡頌之曰於惟

蒼梧交趾之域大漢唯宗遠以仁德

陳臨字子然為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

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曰

蒼梧陳君思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叅古賢

天報施兵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

恒帝時李盛仲和為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

曰狗吠何謹詭有更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語窮乞請期更怒反見尤旋步顧家

中

令我獨憔悴

華陽國志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

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

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

縣多所陳說牋記託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

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十一

高暉堂

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

臣吏惶畏天風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上賓俯伏甚於螻蛄冷澁比如寒蟬無能往來

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

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

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

風俗通

之一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為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人心遣在家勤苦而獨尊樂嘗服羸襦不食

任延拜會稽郡尉吳有龍丘長者掾史白請召

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召之不可使功曹

奉謂修書記致醫藥積一歲長乃乘輦詣府門

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

王阜為益州太守神馬四出填河中甘露降白

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

致述上

岑惠為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恭政事無為而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高暉堂

化視事二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根棘岑君伐之

我有蠱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齋合哺

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斯躬美矣岑君

於戲仁慈

漢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

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管中咸走來視雍雍

胸中語曰諸君視有頭為佳無頭佳乎吏泣曰

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錄異傳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常蔬食衣布受俸常取赤

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為宰守何不

為蓄以遺子孫慎曰吾之勤苦以清名為基以

二千石遺之也陳留者舊傳

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

志節為戶曹史令地餘歸取資用因持車馬三

去至丹陽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為諸曹

史志節拜揚州刺史郡選曹衣冠子弟皆出斌

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即明使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高暉堂

君地餘也斌後為蒼梧太守風俗通

羊茂字叔實為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

橪常食乾飯出界買鹽鼓妻子不歷官舍後漢書

張盤為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餽盤柑一奩其小

男年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兒柑鞭平曰何

故行賂於吾子

永建中吳資為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

六資其辭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恤

時務我人以優饒及資還去人思資又歌曰吳

資其辭曰望遠忽不見惆悵當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上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文母與三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風俗通

趙瑤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溫謂曰第五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五 高暉堂
魚從蜀郡為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後漢書
東郡趙咨為東海郡人遺其雙枯魚者噉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鮑德為南陽太守號神父並上

黃穆字伯開為山陽太守有德政致甘露白兔
神雀白鳩之瑞弟真字仲開為武陵太守貪穢
無行武陵人歌曰天有冬夏人有兩黃言不同

襄陽耆舊傳

東門真歷吳郡濟陰太守所至貪濁謠曰東門

魯吳半吳不足濟陰續魯國先賢志

漢有半通為隴西主簿馬文淵為太守羊喜為

功曹京部云三牲備身風俗通

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

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

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

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其計校定為適秉所

割匪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敵壘

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六 高暉堂

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

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

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

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

以雍幽中之訟水經注

後漢時鄧殷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女子猛

獸自後斷其鬢囊占者曰水邊女汝字也斷鬢

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作汝南太

守也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稱為郡
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
曰齊郡遭寇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
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
人庶困乏今良為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
願自無袴寧足為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
言是賜良鯁魚百枚

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當山一
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七

高暉堂

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因相
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
可為兄弟已否眾曰諾因結義為兄弟長字仲
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
人相將詣衛國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
收養侍奉敬如事親母孝心無二已經三年其
母遇疾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基之女嫁
同郡張文賢為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
早亡葬在太原赤山之下八塚同行東頭第一

塚是賢塚吾死後汝等若能與我送葬到塚側
吾平生之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
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層足下有通徹之紋父
喪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記之他日有如此子
即我子也宜語我之由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
太原忽叔仲橫被朝歌合禁繫時有一人走投
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
氏具以對之因語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擗
地此吾母也吾以幼小兵革離亂母子相失迫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八

高暉堂

今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并具表聞奏於魏帝陳
其流浪之由并述五人孝狀善其人義重可以
旌之各為太守仲伯河中太守文仲河東太守
叔仲河南太守季仲河西太守雅仲河北太守
并聘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太夫人仍遷張
遺為魏府都護

按神記

賈逵在豫郡云家迎喪去去後恒見形於項城
吏民以其戀慕彼境以立廟廟前有栢樹有人
竊來斫伐始投斧乃仍著于樹中所著處尋而

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

賈逵碑

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統調曰君

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見

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

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王經堂前有一流光燕雀入懷殷殷有聲管輅

曰吉遷之徵頃之拜為江夏太守

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

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五 高暉堂

運資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

吳錄

寫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為妖

怪百姓為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沈沒不者槎浮

則船為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

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啾啾有人聲往視槎

移去船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

之患衡陽人為祚立碑曰正德所曠神木為移

也 幽明錄

吳郡陸績為鬱林太守歸過洞庭湖舟輕載黃

石歷之謂之廉石

吳志

洪矩吳時為廬江太守清儉徵還船輕皆以載

土 宣城記

鄧攸為吳郡太守自載糧食惟飲河水而已

王隱

胡母輔之為樂安太守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

驪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

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

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五 高暉堂

悅之擢為功曹

上

鮑靚字子玄上黨人博究仙道為海南太守晝

臨政夜來羅浮山騰空往還

羅浮山記

龐德公子奐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犍太守去

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

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

揚義

記

阮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

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尊

屏郵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馬馬

乃令此人出外往詐空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

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

者登視覺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

錢帛固已積山矣

抱朴子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當歲儉夏節忽務

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

租

廣博志

卷之十七

三

高暉堂

虞愿爲晉安太守郡舊出蚶蚶膽可爲藥有遺

愿蚶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蚶還

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爲仁心

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

守乃得見愿往就親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瑯琊

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

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謝朓字敬仲爲吳興以雞卵賦八收雞數千爲

清談所少

謝朓爲義興太守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

能作主者更但能太守耳

孔奐除晉陵太守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

素乃餉以衣種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

不能辨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

意幸勿爲煩

蕭推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必赤地大旱

其人號旱母焉

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以

留府庫

廣博物志

三

高暉堂

王秀之字伯奮爲晉平太守至君期年謂人曰

此郡豐壤祿俸常盈我生資已足豈可少留而

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乎恐富求歸

孔琇之爲臨川太守在任請南罷郡還獻乾蓂

二片武帝嫌其少知琇之清乃嘆息

初顧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之自晚至方山於

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

鞭并請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

諸船各東西俄有三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
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
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
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
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梁范述曾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罷郡惟得白
桐木火龍杖十餘枚而已

褚翔為義興太守郡西亭古樹枯死忽更生枝
葉善政所感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重 高暉堂

傅昭為臨海郡有密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昭
以為文王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敦勿

封

劉之遴除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
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
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
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周捨嘗戲之曰雖復

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何鳳為建安太守物不敢忤伏臘每放囚還家

依期而返

臧厥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

蕭勵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去郡之

日吏人悲泣數五里中舟乘填塞至新淦縣所

山村有一老姥以繫繫鱸魚自送舟側奉上之

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

殷均為臨川內史郡舊多山瘴更暑必動自均

在任郡境無復瘴疾

孫廉為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高暉堂

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屐謎以喻廉曰

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噴齧齒作步數持此得

勝人譏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

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

惟有桃花米二十斛無以為歛遺言不許將新

安一物還都昉又為義興守被代而還無柁沈約遺裙以迎

蔡樽為吳興太守不飲郡井水齋前自種白菟

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並上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獄僧生挑牙門虛寂及代

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
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

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北史

蘇頌為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

常得守令為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為

債來無由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

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也

崔和位太守富而吝其母春月思董惜錢不買

後魏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五 高暉堂

李曾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

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

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鹿責之還令送鹿

故處郡謹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

如此

韋孝寬除浙陽守時獨孤信為新野守同隸荆

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聯璧

裴俠為河北郡守使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

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

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常與諸牧

守俱謁周文北周文帝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

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眾中有如俠者

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文帝乃厚賜俠朝野服

焉號為獨立使君並上

王暉為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為侍中苦辭不受

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北齊書

魏愷醉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

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五 高暉堂

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

無人因放還北史

趙軌為齊州別駕考績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

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

壺酒相送公清若水清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

飲之隋書

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

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傳郭者歸

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

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
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
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蹙然曰今年無麥明
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
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今民有自取之心其
劓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可入吾豈
忍見宓子哉

賈子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
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毛

高暉堂

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
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
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
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
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
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
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
是謂小入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

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母
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說苑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
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
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
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曰汝以
爲餓也何不自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
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矣子路心服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天

高暉堂

齊人欲伐魯畏下莊子不敢過下晉人欲伐衛
畏子路不敢過蒲

莊子

景公欲使嬰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
不悅召而免之嬰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
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
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悅召而賞之景公問其
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
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廢而惰民惡之

決獄不避貴濯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
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
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於內三年而毀聞乎
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
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竄而情民說決
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
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
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
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无 高暉堂

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市
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
龍始者也恍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
淄宰 孔叢子

晉文公出亡箕耶 亞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
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
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餓之患而必
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
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三 高暉堂

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
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
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
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讐也曰私讐不入公
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
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 韓子

西門豹為鄴令清刻潔慤而甚簡左右左右因
相與比肩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會

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以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飲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爲之奈何文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高暉堂

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辦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新序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入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

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王富民霸王富武王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非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高暉堂

淮南

梁車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韓子

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臆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

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日覽

昭帝時蒙人焦貢爲小黃令路不拾遺詔還貢

百外揮涕守闕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千

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

通

俗風

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才爲高唐令密乘輿車

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

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

何時到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三五

高暉堂

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謂府數

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

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

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

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

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

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

使歸家並感其恩應期而還

後漢書

戴封字平仲遷西華令其年大旱請無獲乃

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

白不負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令鄉人共送之

元無心就行因共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

元曰本不之官

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爲縣令道取慮城良

馬踟躕輕軒罔進顧訪病嫗乃其母也

視良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三五

高暉堂

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

登降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天王自

出祝令持苦精符感應湧沱下雨

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

一無所發

魯國先賢傳

琅琊董種爲不其令有赤雀乳於廳事前桑上

民爲作歌流傳樂府

袁安爲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雷淵冬夏未嘗

消釋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

誠潔齋引愆既已至誠感神寇遂為之沉淪伏
而不起小說

公沙穆為弘農令元壽元年三輔已東漂沒穆
曉占乃預告百姓徙高地遂得免後漢書

王渙除河內温令商賈露宿人開門卧人為作
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吳祐為弘農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降年
穀豐童謠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
知人處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三

高暉堂

崔瑗為汲令開溝造稻田瀉鹵之地更為沃壤
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
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漑漑決渠
作甘雨

董宣字少平為洛陽令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
師號為卧虎歌云枹鼓不鳴董少年

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桓帝時除順陽長縣
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勇力能以死易生

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按

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悵然不樂思
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並上

王譚字世容為武成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交
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吳錄

閻憲字孟度為綿竹令以禮讓為化民莫敢犯
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

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
曰閻尹賦政既明且咏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遷
蜀郡民涕泣送之以千數華陽國志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三

高暉堂

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饑荒
所在無穀送吏行之輒取道側民半隨以綿繫
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相語曰聞何安
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
終不受因為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為之償止

鄭潭字文公禁人殺子民咸舉育男女皆以鄭
為字三國志

吳褚瑤字孔珽為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
太子中庶子羊道乞土宜瑤乃抽船上竹一竿

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劾斬

與之曰東南之美惟竹箭最真而有節幸堪歲

寒羊道密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笠一枚蘆席數

領遂啓用瑤為昭信中郎

吳書

陳司空為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遊蟻

以娛其意

應據與曹昭伯歲

鉅鹿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特牛歲餘生一

犢及代留犢而去

魏略

宋登字叔陽為汝陰令政教民能號稱神父汝

陰人配社祠之上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著

高暉堂

萬亮為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木刻作亮

身燒柴煮湯火熾桃人自鼎跳去

異苑

滇陽冷羊嗣食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嗣餓

殞乃以嗣肉羊關中始興太守尹虞聞之大怒

手劍功曹

鄧繁晉紀

陸雲為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

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

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

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

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神

明

袁甫字公甫自言能為劇縣荀勗曰唯欲宰縣

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繪

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穀中之美莫過

稻稻不可以為齏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

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

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最善之除

松滋令上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著

高暉堂

高爽經途謂晉陵令劉禱之禱之了不相接俄

爽代為晉陵令禱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

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禱之自餉晉陵令

母何關爽事

南史

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俸秩北去將至百金懸

曹啓輪臺庫武帝嘉之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

表矣

梁書

顧憲之字士思元微中為建康令清儉羶力為

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醉皆輒號為顧建

康謂其清且美焉 南史

傅琰字秀珪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

范岫字懋實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為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

傅翹為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五

高暉堂

傅翹為官有能名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嘗為天下第一終於司晨卿後翹又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張融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沈瓚之吳興武康人為丹徒令性疎直在縣自

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鑿尚方歎曰

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贊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

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上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並上

貴鄉館陶人爭請以魏德深為長詔遣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眾庶合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七

五

高暉堂

境悲泣因徙而居者數百家蘇成薦房恭懿授新豐令為三輔之最上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 隋書

黃穆字子敬安成人也為郡主簿太守荆寓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適足以興

謫議便投板於內寓知不可移遂從之 周斐汝南先賢傳

馮良年二十為尉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耻

沈瓚之吳興武康人為丹徒令性疎直在縣自

廣博物志卷之十八

隴西董斯張纂

吳穆馮夢桂訂

人倫一總論人君臣君子賢子

二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

而後能施化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齧齒女七月

生齒七歲而齧齒韓詩外傳

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

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蹠

十月而生淮南子

人皇之後有五姓四姓七姓十二姓紀則姓疑

起於此通曆記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

氏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

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

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

鄭氏

成器

在廡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牲為從姜柳

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章中有敗車死馬

衣裳朽腐以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

年乃還鄉里後漢書○范史雲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為洛陽尉時謂之香

尉述異記

廣博物志卷之十七

聖高暉堂

廣博物志卷之十七

譜謀之不修也久矣自晉東渡五胡亂中原承
冠離散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李姓也牛弘之
先遼姓也踈之後乃爲東民之後乃爲氏元魏
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而冒之者益衆則譜不
可以不知也 塵史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
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
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井風俗言其祖及
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爾凡與人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
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已嫁則以夫氏稱
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
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畧之也蔡邕書集呼其
姑女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
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
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以下則加賢字尊卑

長

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已同不

尊字今所非也

顏氏家訓

昔堯賜契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爲善

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

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爲姓則不能改也故或

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

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

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

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

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

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井郭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

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

潛夫論

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玄孫之子爲來

孫來孫之子爲舅孫舅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

姊妹爲王姑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姊妹爲從

母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姊妹之子曰

出出之子爲離孫侄之子爲歸孫婦稱夫之父

母曰君舅君姑謂夫之庶母曰少姑夫之兄爲

兄公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壻之父

為姻婦之父為婚同門壻為亞

父步可切也子我切也母也婿音孟姊也婿音妹也

父架也母牧也兄况也弟悌也子敬也孫順也

男任也女和也

親觀也言相隱觀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父甫

也始生已也母冒也含生已也祖祚也祚物先

也又謂之王父王睢也家中所歸睢也王母亦

如之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高祖高阜

也最在上阜鬣諸下也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四 高暉堂

人謂兄為荒也弟弟也相次第而上也子孽也

相生蕃孽也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曾孫義如

曾祖也玄孫玄懸也上懸於高祖最在下也玄

孫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意疎遠呼之

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

禮貫連之耳昆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

恩意實遠也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

雲也皆為早娶晚死壽考者言也父之兄曰世

父言為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

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

弟曰叔父叔少也叔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

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父之世叔父母曰從

祖父母言從已親祖別而下也亦言隨從已祖

以為名也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為父

故之人也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姊

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姑謂兄弟之女

為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夫之父曰

舅舅久也久老稱也夫之母曰姑亦言故也母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五 高暉堂

之兄弟曰舅亦如之也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

姑言妻從外來謂至已家為婦故反以此義稱

之夫妻匹敵之義也妻之昆弟子曰外甥其姊妹

女也來歸已內為妻故其男為外甥之甥甥者

生也他姓子本生於外不得如其女來在已內

也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之

子曰離孫言遠離已也侄之子曰歸孫婦人謂

嫁曰歸侄子列故其所生為孫也妻之姊妹曰

娣娣弟也言與已妻相長弟也母之姊妹曰姨

亦如之禮謂之從母為娣而來則從母列也故雖不來猶以此名之也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於其夫兄弟之中此入與已姊妹有恩私也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也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為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嫂嫂也嫂老者稱也嫂縮也人及物老皆縮小於舊也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倣也見嫂倣然却退也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章灼也章灼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六 高暉堂

敬奉之也又曰兄恪是已所敬見之怔忡自肅齊也俗或謂舅曰章又曰恪亦如之也少婦謂長婦曰妯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已後來也或曰先後以來先後言之也青徐人謂長婦曰殖長禾苗先生者曰殖取名於此也荆豫人謂長婦曰熟熟祝也祝始也兩婿相謂曰亞言一人取娣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至女氏門娣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而相倚共成其禮也又曰友習言相親

友也婦之父曰婚言婿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成禮也婿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天子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卿之妃曰內子子女子也在閨門之內治家也大夫之妃曰命婦婦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於朝妻受命於家也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天子妾有嬪嬪賓也諸妾之中見賓敬也妾接也以賤見接幸也姪娣曰媵媵承事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七 高暉堂

嫡也 釋名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入之道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

下目臣而相倚其成其體也又曰友摯言相親

之意盡為人之心也

乃天之道也故曰天之經也王曰善哉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動勞在地名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貴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八 高暉堂

王曰善哉 董子

父歿子繼何法法木終火旺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讐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

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法陰陽共叙其生陽名生陰名煞也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探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隱何法法水迷金也君有眾民何法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九 高暉堂

法天有眾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澁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木也不以父母廢主命何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

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季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未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爲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法日亦更用事也臣之諫君何法法金正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採之也 白虎通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十一 高暉堂

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

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者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

宗者何謂之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主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

率群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入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十一 高暉堂

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族者何也族者聚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言寃也親親恩愛寃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一族

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

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三族

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並上○以下君臣

管仲射小白中其鈞白傷僵鮑叔割指血塗之

傾蓋以覆之哭曰吾君死矣魯攝兵班固幽通賦注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讒之曰甯

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

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十一 高暉堂

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

舉火而爵之以為卿劉晝新論

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

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

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

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

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宮中女子未嘗御賭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韓非子

桓公之平陵是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

故對曰晉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備而

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

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

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

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說苑此與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

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十一 高暉堂

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之而不自與者仁

也吾非伐孤竹刻令支而及者武也吾為葵丘

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

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

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

言臣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

太公之言而侵管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

劍非武也姪娣不離褻非文也為不善過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

甚下除君過言天且開之桓公曰寡人有過子幸教寡人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

以辱社稷

說苑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公不聽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一婦人從竇入得至公所告之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吾何面目見仲父地下乃援素幘褰首而歿葬以楊門之扇

管子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高暉堂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達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官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棠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亡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故衛於楚丘

新序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章

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

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

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

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

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

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

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軼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

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

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我身與有深憂吾安得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高暉堂

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

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

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

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

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

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說苑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

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

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

豹之居也厭闕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未乎賞之本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平賞其未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鄒虎公召鄒虎賞之鄒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乃受賞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舅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暴泥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免我於患難

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在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問之曰文公其伯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堯蘇與我處犯我以義吾與其處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以得也其功不細必爵之申伯與我處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勸吾服之嘗與處不見思之雖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也不細必亟遣之今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卽拜堯蘇爲上卿而逐申伯出於國

新序○恭王呂氏作文王堯蘇作堯蘇

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以敗於雲夢三月不及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孫申曰先王不以臣爲存吉王之罪當笞王曰不殺免衣緇緇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母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

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咎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趨出自流于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殺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燔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

陸氏春秋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日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查王善之於是疾救十日夜不懈遂

霸天下

楚莊王謀弒而當群臣莫遠退朝而有憂色甲

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殺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申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殺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荀子

楚昭王當房而立猶憊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醜重裘而立猶憊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當房之賜者請還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十徙臥不能賴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賔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賔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闔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賔而舟梁不

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汙吾
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
知也遂進鬪壞軍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

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德
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
來吾踰子隰侯重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

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
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
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無死與子同莒國杞梁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二十一 高暉堂

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
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

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
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墮而隰
為之崩

說苑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賸使晉而返其僕曰崔杼
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賸曰驅之將入死而報
君其僕曰君之無道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
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賸曰聞食其祿者死

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
遂驅車入城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
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
餐則失匕上車失軾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

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
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
民好禽臣聞之魚鱉厭深淵而龜乾淺故得於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廿二 高暉堂

釣網禽獸厭深由而下於穉澤故得於田獵今
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

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于牛在為宗廟而
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
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

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
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
十有七日不反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授晏子之
手與駟乘而歸

韓詩外傳

景公登筮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楹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絃琫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焉履倍重不欲輕也刑灰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晏子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三

高暉堂

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盞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搃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盞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擊箏行歌而出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見高子進而撫瘍

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

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黧墜者何如曰如屨瓣

二子者出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跪

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

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墜者何如曰如珪晏

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並上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不

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三

高暉堂

制割鬲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繩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鬲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美以熟夫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新序

晉逐樂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

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

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

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動爲其賜之多也今

曰君至梁止據左操瑟右擊琴行歌而

臣三世於樂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音君釋之說死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

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會爲人臣侮其主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西 高暉堂

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王者死而

又歎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

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

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

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

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

者不爲鬪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

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

罷群臣不推車以虎會爲上客並上

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全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

便問之對曰願爲諛諂之臣筆墨搽牘從君之

過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

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淇波之臺酒酣簡子

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異而不自知簡子

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商紂默然而亡武王諤諤

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

日矣是以寡人泣也韓詩外傳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齋夫者君人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董 高暉堂

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

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

也自容於我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

後車人門文子問齋夫之所在執而殺之說死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

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

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

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

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黜去衛靈公即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黜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上

昔顏回歿魯定公將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抱朴子

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黠者當師曰子欲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共三十五 高卿堂

入耶曰然黠從城上繫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為師也耶為君耶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黠因後之折其左股不死黠開城欲殺之子路日如明星之光黠不能前黠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衣覆目黠遂殺之論語 隱義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祭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

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氣懼何不逃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說苑

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百姓離散蒙毅結鬪於官唐之上舍圖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太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及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毅欲與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毅怒曰毅非人臣社稷之臣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共三十五 高卿堂

荷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 戰國策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集梁君下車執弓欲射之道有行者白鴈群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欲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入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

大雨方千里可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手與土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也人獵皆禽獸吾獨獨得善言而歸新序

曾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君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諫已有善則訪之土而無敢以告外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懷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墨子知伯置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季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置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軍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天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

將往依之反而死說苑

諫讓為知伯報讐為襄子所得使兵壞之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

項語史 索隱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韓非子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齊負郭之民有狐喧者正議閔王斷之檀衢按呂氏春秋實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得陳於周之廷其社益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益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圍圍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史

曰吳國之法若何吏曰斬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于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斷之東閭每斷者以吾家夫二子者乎漢古八人表作狐爰注即狐咥也

墨者有鉅子腹躡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季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躡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天下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三一 高暉堂

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弗誅腹躡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呂氏春秋

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將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將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楚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投使王歎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禮葬其頭華陽國志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讓之復

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微為羽非絃之罪也以其為苦非味之過也說苑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尺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韓子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申子避舍請罪上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三一 高暉堂

夏日則食菱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呂氏春秋

齊有事八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

伯奇既沉於江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照其美

子也乃援琴作子安之操或云期門離頰兄弟

三人兄從軍二季不歸離頰當往輸屬其弟於

所知弟欲同往離頰固止之去數日弟夜亡莫

知其處離頰歸分布求之卒不可得故其操曰

子安之琴操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

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

何哭之甚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

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

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不遂是二失也厚交

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

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

請從此辭則自刎而灰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

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說苑

卒已一夕三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愛其親

也尺子

崔子渡河操閔子騫所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

常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輒笞之崔子乃以渡

河為辭繫石於腰自沉而死琴操

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

赴君問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

他也俗說

曾參由薪於野存客至其家欲去其母口願留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參方到即以左手搯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

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吾臂呼汝耳論衡

曾子見益母而感本草

曾參行孝枯井湧泉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事親也

若事嚴主烈君淮南子

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

漢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莊子

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說陳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后又說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蕭廣濟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張掖鄧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以淚灑石則成痕着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鹹俗謂之鹹鄉拾遺記

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出師覺授

竺彌字道倫父生時畏雷每至天陰輒至墓伏墳悲哀有曰兔在其左右王敬亭

孫期字仲陵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

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後漢書

吳郡馬皓父為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遂得免

馮衍子豹年十二後母惡之因夜行毒而豹敬事逾謹

汝郁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哭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其異之因字曰叔異

秦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還乃嗟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嗟指以悟汝耳上○搜神記周暢事與此大同

孫禮字德達後漢獻帝時初喪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

云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温飯恢嘉之具白曹操各減死一等

漢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

身杆火火為之滅

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

怨親之辱白日報讐海內聞名昭然光著

漢蕭固字秀異少有孝謹遭父母喪六年雉鴟

遊狎其居屢鹿入其門墻微聘不就固生子芝

字英髦亦孝心醇至後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

餘宿其廬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側人以

為孝感所致

陳元方有至德絕俗烝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三五 高暉堂

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勵風俗

焉海內先賢傳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

素狸擾其傍皓鳥雀集於隴

華陽國志

吳王虛之廬陵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

十五季鹽醋不入口疾病者牀忽有一人來問

疾謂之曰君病尋瘥俄而不見病果愈庭中楊

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口橘

樹一冬再實

漢古初遭父母喪不葬隣人大火初備棺槨

樂恢年十一父為縣吏得罪將殺恢伏市中書

夜號哭令哀之而赦其父

孝子傳

晉孫畧有孝行卒時大殮日有一老父緇袍草

履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動左

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喪王

怪而追焉直去不顧時人以為孝行感通故神

仙來弔之

昔有人姓蘭名期者稱之曰蘭公初居于曲阜

縣高平鄉其家百餘口積修孝行致半中真人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三五 高暉堂

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語蘭公

曰始烝為大道於日中為孝道仙王元烝為至

道於月中為孝道仙王玄烝為孝道於半中為

孝悌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

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後晉代當有

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為衆仙之長因付

蘭公秘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傳授丹陽

黃堂靖女真謹母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許

遜汝當以此授之孝悌王遂將蘭公遊於郊野

道侑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
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衣而
已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
三塚藏脫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踐履也
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路
人謂其妖妄擅移路逕執以詰官官吏拘公而
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曰必若妄言將加
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
公與地分對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仙衣一領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三五

高暉堂

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睡初覺之狀第
三塚見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吏乃持仙衣還
獻府君府君着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卽
同塚中仙人合爲一體躡身輕舉官吏悔謝虔
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
或十日或百口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
吳都有十五歲童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真仙之
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劉殷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殷性而問之母

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絕者
半月于是忽然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
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十六國春秋

晉末黃祖至孝母病篤庭中稽顙俄頃天漢開
明有一老翁以兩丸藥賜母服之衆患頓消翁
曰汝入三月可泚河而來依期行見門題曰善
福門內有水曰函源池有芙蓉如車輪幽明錄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癰腫形容日悴
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卽得安寢乃夢一小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三五

高暉堂

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卽差可以延壽
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永寒僚
仰天歎泣脫衣上永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
水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卽
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
此披神記

羅威事母至孝及天寒常以身自溫席上
郭世道孝行淳簡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

大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散騎常侍袁愉奏

劉殷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殷怡而問之母

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勝表問其親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焉宋書○又晉張敷以張死孝武改所居為孝張

理附記

宋王朋喪父母家貧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

傭力夜則號哭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

作磚磚瀆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

去淮五里荷擔連汲困而不周朋號天自訴如

此積日一旦大霧磚竈前忽生泉水墓竟水復

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卑 高暉堂

為通靈車

宋辛繕字幼文母喪倚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

鷄首燕領魚尾蛇頸備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庾道愍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

行少出孤粹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

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

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僅得自達及至交

州尋求母日夜悲泣嘗入林中暮雨驟至乃密

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

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

淚 庚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劭見而奇之謂曰

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

齊雁門解叔謙徵為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於

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云得丁公勝為酒便差

訪醫及本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京都境遙

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

風尤驗叔謙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陰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卑 高暉堂

然以藤與之并不其漬酒之法叔謙受領此人

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疾便愈齊春秋

齊松滋令蘭陵蕭敷明母患積年瘳明晝夜祈

禱時寒凍敷明下淚凝結如筋額上扣血成冰

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

病敷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

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病即愈

齊南陽示元卿有至行早孤為母所養母病元

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

為常則鄉里宗敬率號宗曾子

齊廬陵王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二

已經數日所奔還號叫母便蘇並上

張敷生母亡至十歲餘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

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扇流

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

歲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

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

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勝緣遂獲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聖 高暉堂

冥祐願花竟齊如故七日齊畢色更鮮紅看視

罌中稍有根鬚淑媛尋差

劉潘母在建康遭疾潘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

措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潘即號泣戒道絕

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南史

梁彥先七歲父篤疾承紫石瑛不得彥先憂悴

忽園中見一物持歸乃紫石瑛北史

齊袁昂字千里明帝時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

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首着柩

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舟皆沒唯昂船獲全

齊江紇字含潔幼有孝性年十三父病患眼紇

侍疾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

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紇第三叔祿與草堂

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泉

見真能度彼岸禱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

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齊武帝勅荅曰純誠孝

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

智者以卿子夢云飲慧眼水則目差蓋慧眼則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四三 高暉堂

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因濬故

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

稍覺有瘳因此遂差

庾黔婁至孝父病危每夜稽顙井辰求以身代

聞空中曰徵君壽盡命不可延汝誠禱既至政

得至月未耳

師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

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

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

一吐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

王文殊吳興故鄆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泣血

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瀛板為功曹不就

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

心符三教以父沒孺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

銜罔極之郵服紵緇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

義滅干天情官亭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典勝

其閭里鬱林詔勝門改所居為孝行里南齊書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南史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

疾恍惚踰日不痊季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

疾可治明旦迎吾于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所

居十里外有廢觀古石壇往而見老父在焉拜

迎至家即于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

之即日而瘳

庚域母好鶴唳城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

庚沙彌晉司空冰六世孫母死所坐薦薦淚霑為

之爛墓忽生松柏許株有異當松

梁使子與字孝卿武帝時為尚書郎父城出守

巴西子與以蜀路險峻艱難致求侍從以奉養

獲許父遷寧蜀子與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及

父卒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澗瀕石高出

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子與撫心

長叫其夜五更水退滅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

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

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服闋手足枯瘁

待人而起並上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望美 高暉堂

甄恬字彥約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

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

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

貌則其父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基

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

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梁始興王憺表

其行武帝旌其門賜爵

韓懷明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懷明於屋下

稽顙祈禱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

疾差無勞自苦未晚而好平復

柳遐字子昇有孝行其父卒于揚州遐自襄陽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懇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可愈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其所居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巽 高暉堂

悲鳴全似哀泣
劉壽字士湮母明氏寢疾壽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以君精誠篤至當相為申延後果以壽終壽廬於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廬側

褚翔字世舉少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

梁阮孝緒女疾合藥須得人參孝緒隨一鹿至

一所遂滅就視果得參

胡叟曰我此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岑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勿携榼執壺至郊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特燉燻祀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於叟或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厚也潛曰我給恒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

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巽 高暉堂

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言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短言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聞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瓶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
崔子約喪母哀瘠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隋華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備賃為養其

母隅患病秋容貌毀悴髮鬢盡改母終遂絕
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
拜而止之獵者嘗逐一兔奔入秋廬中匿秋
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嘗宿廬中
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
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
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眾

隋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井土魚少政
求之常若難得後宅側泉出忽湧而有魚遂得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吳 高暉堂

以供母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
魚泉焉

梁何翽字重寶爲井征訟議事親恭謹母病求
醫不乘車馬忿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來
求齋食而至無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
母病有瘳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一卷因推
香曰貧道是二十七聖賢不退相人感檀越至
心故來看病今病者已差貧道宜還言訖前行
忽不見爐煙香氣一旬方歇

賢子

後漢李元禮和父修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
四龍皆爲牧守

荀淑有子八人儉緝靖肅汪爽肅專時人謂八
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蒙令苑康以爲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
陽里 後漢書

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
語林

陳紀父實實子群魏使持節給事中文帝曰卿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吳 高暉堂

何如祖父群曰臣父有言而論臣有言而不治
梁相東王 海李于專

再生字仲杖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
弭仲杖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再氏小族所
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三 歸次錄

公沙穆五子並有令名號公沙五龍 後漢書

公廣父伯河東滿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
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
木杖植其門則好善異於眾其父持杖入門以

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

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當杖子

力矣 論衡

李密字令伯六子皆英挺逸秀號曰六龍 華陽國志

杜軫字超宗二子長子毗字長基少子秀字彥

穎珪璋瓊吹世號二鳳 上

戴頌子延壽善書延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

富有錢三十萬鄉人云戴頌兒敵陳載三十萬

錢 宋書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李 高暉堂

王僧虔年數歲與子戲僧達下地戲作虎僧虔

獨正坐採蠟為鳳臺首曰此子終為長者 南史

王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人有餽其父冬

李先以一食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

嘗家貧常借書以養母寫單諷誦亦了

褚彥回謂人避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

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昉名聲藉甚 並上

辛禁字懷遠隴西人父與尚書郎兄覽曠弟寶

此皆以才著知名秦雍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

友玉昆 十六國春秋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

讀書因以青箱名之 此唐事因林文附此

王忻字元景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九龍 齊書

張克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逢克正獵右

臂鷹左牽狗遇緒舟至便放縱脫韉拜於水次

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克跪曰充聞三十而

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頗子

有焉明歲讎然易操尋師就學鬱為名士 上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李 高暉堂

季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

秋各舉其子弟帝曰昔有一祖名垂往史今有二

奚當聞來牒 後魏書

傳豈取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名融以

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

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此人乘有一人

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

引人曰唯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

人皆謂不能解人曰唯傳靈越能解此文

人之稱靈青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

此皆以才學知者秦雍為之語曰五龍一門於

謂其三子文武才幹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高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識文也

上以

范支子莫遠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

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

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

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

委笄 國語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號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疾之王乃使擇

其果之繁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猶伐之况

其人乎吾將以爾為累矣去之則免乃携老持

子逃於白雲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 將子

後漢司馬徽誠子書曰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

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設君則吾貧勿以薄而志

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晉羊祜誠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

便詔以典六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

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

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

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

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

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

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

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

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

誦之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王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曰知汝恨吾不許學

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

轍亦慰窮生但垂聞斯唱未觀其實請從先師

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耳吾未信汝非徒然也

往年有蓋於史取三國志裴靈頭百日許復

徒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

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

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

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乎

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
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
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老聃可復言未
嘗看即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
輪賭矣且論注百氏荆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
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
經拂耳瞽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
就如張衡思倂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
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辯其指歸六十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辛酉

高暉堂

四封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表所載
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
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
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
云阿越不曾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誦幸
及盛時逐去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
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
亦必大減汝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勤
數倍許勝及吾耳世中此例舉眼是汝足知

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人開數十
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
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
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
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儀況我
不能爲汝陰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
度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
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
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壬酉

高暉堂

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
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汝試三思
勿諱吾言猶播擻志輩莫脫萬一未死之間望
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
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栢寧復知子弟毀
譽事因汝有感故畧敘胸懷矣南齊書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
曰丹未不應乏教寧越不聞被擻南史
魏收以子侄少年須誠厲遂著枕中篇以戒

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此例舉眼是法足知

有朝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
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
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
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曰此業自致卿相亦
不願汝曹為之家訓顏氏

廣博物志 卷之十八 高暉堂

廣博物志卷之十八

廣博物志卷之十九

隴西重斯張纂

郡人沈演訂

人倫二叔侄 兄弟 夫婦 戚屬

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續漢書

蔡邕書曰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

父親之猶若幼童車則對坐食則比豆

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輒

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往之養猶為不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高暉堂

孝汝今年踰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

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

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

因對涕泣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

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

之言晉書

王僧虔孝武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

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替

馬接處兒侄之間一情不異鄧攸于第子更踰

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公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矣南齊書

魏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各竝在收弟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救初赴拜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楷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潮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輪之比卿邪輪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其所嗷訛收忽以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高暉堂

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北史○以下兄弟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者為弟今雖俱目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宜為弟居下者前生宜以弟生為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武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囂亦當為弟若許澄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天女曰瓊華皆

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荷竝生二男騰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西京雜記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貞潔有兄風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晉書

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陶丘洪薦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高暉堂

公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矣吳志孟顛字彥重衛將軍昶弟也昶顛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晉書梁謐字伯言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堂堂二市兩房未若二梁瓊文綺童十六國春秋劉勰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習業不廢聚徒敘極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

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天女曰瓊華比

請之指廳事前古柳樹謂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瓊

琰之曾孫琰時為丹陽尹南史

劉訐與從兄歆各履高操族祖孝標曰訐起超

越俗如半天朱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

儉歲之良稷寒年之纖纈上

蕭光祿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

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綬兄弟五

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四

高暉堂

之以况已也

王僧佑儉從弟也儉鳴笳列騶至僧佑門佑輒

稱疾不出贈儉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

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嘆曰此吾所望於

若人也世竝賢之南齊書

沈懷文三子淡深冲仕為御史中丞與兄淡深

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南史

辛替明居貧與兄共處一帳

到溉字茂灌弟洽字茂沿皆有文才兼善玄理

故常自數十丹陽尹表榮於後堂夜集聞而

時人比之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

朝稱二凶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並上

裴之橫不事產業兄之尚為狹被蔬食以激之

之橫曰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及後立功乃作

百幅被梁書

張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

將軍永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上

廣陵王羽字叔翻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領廷

尉高祖幸其第與諸弟言曰朕昨受民訟始知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五

高暉堂

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為廣陵兄明

為廣陵弟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

恨後魏書

盧思道小字釋奴從兄昌衡小字龍子宗中俱

稱英妙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北史

梁愔為從兄昱所重曰是兄我家文龍北齊書

盧潛與弟士遠少為崔昂所知云此昆弟足為

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上

北齊崔陵為侍中弟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

日拜授時云兩鳳聯飛北史

崔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崔光悌之子也光悌召鴻弟而語之曰阿鴻已摩天去矣汝可不勉上

瑯琊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為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為食餓人美其意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論衡

繆彤字預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六 高暉堂

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鬪事之言彤自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為敦睦之行後漢書

李為字奉送弟育為人所侵辱育後陰結客報怨為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有立嗣鴻為太尉掾在京師傷育以義刷耻門戶斷絕自分代言遂刻印還歸欲過家恐見妻子虧移其意到縣其亭預作記乞代育通記便飲鴆而死

李元字大遜陳留人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出入並上

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時同依止者五六人骨肉消爛面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軟血餘皆流去會稽先賢傳

趙喜字伯陽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喜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讐而讐家皆疾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讐曰爾曹若健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七 高暉堂

達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諸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東觀漢記

田輝字叔都與兄威都俱樞繩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輝耻越賢兄遂託病瘖後居田舍連日陰雨友人密共穿穴奪輝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綬還鄉薦祖叔都沃醢神坐頰仰因語上

陳留太守太山吳文章少孤遭憂衰之世與兄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會于邳市曾計共鬪武

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會于邳市曾計共鬪武

縣北亭... 乞代... 通記... 便飲... 而... 死

伯歐之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杖於地因還相尋問乃親兄也風俗通

王祥後母數以非理使祥後母弟覽輒與祥俱又虛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晉書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聞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

封觀有志節嘗舉孝廉以兄各位未顯耻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次起徐出避之恐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稍損而仕州郡焉並上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八 高暉堂

裴楷管新宅基字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行牀帳儼然櫺軒疎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心知其意便使兄住別傳

顏含字洪都兄畿得疾死於醫家人迎喪曰喪者顏仆曰我受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

及還婦夢之曰吾當復生急開棺以手刮棺指爪盡傷氣息甚微飲食所漬托之以麥合侍養足不出戶者十三年畿竟不起搜神記

晉隆安二年吳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

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會于邵市曾計其...

與弟同居其妻欲棄兄異居明知其意乃... 房餘穀盡給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走

悉吹財帛還歸明家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舍宅為寺號為朱明寺吳地記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

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能及口不言人長短兄曜好減否人物每言論常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九 高暉堂

以他語亂之案書 晉林宗字君儒乘水省舅陷河而死兄淪於水側投牋與河伯岸側水開君儒執牋浮出異苑

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賦宅與弟軌南家 侯景之亂韋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

有物流注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歛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上口以

太公望少墾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值天夫

涼改業販麵又值大風債於棘津讐而不庸屠
牛朝歌天焚肉敗凡往不遇乃釣於滋泉西伯
出獵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爲師及武王平商
封於齊東就國道遇婦人泣問之其前妻也再
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太
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
今有馬母塚

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
飲酒酺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十一 高暉堂

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
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
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回
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
雖有賜可以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晏子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
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西自傷其身以
視君而泣曰君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
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與其死

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君因信妾余之詐爲
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
衣以示君而泣曰甲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
至裂余之衣君怒而殺甲也 韓非子

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
可當其妻一呼卽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
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
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吳越春秋

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十一 高暉堂

敬君常居饑寒寒端正敬君工畫食賜畫臺去
家日久思念其妻遂畫其像向之嬉笑旁人瞻
見之以曰王王卽設酒以敬君相樂謂敬君曰
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請妻可乎不者殺
汝敬君愴惶聽許 說苑

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手搏麋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
妻不長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答焉
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

杖奪之而自振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
隣人聞其凶凶也窺而見之趨而救之夢忽覺
忿莫肯舍施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
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

孔叢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

其夫曰何少也對曰蓋是子將以買妾

韓子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
唐叔偕女小名文喻誓為夫婦尋王道平從征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十一 高暉堂

南國九年不歸父母見女長成即聘與劉祥為

妻女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

免出嫁劉祥經三年當思道平悒悒而死死三

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隣人云此女意

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聞

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嗷咽不能自

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

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與劉生死承讞

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生平之面若無神靈祝

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遂經其女魂自墓出

平何處而來良久契濶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

為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我即活平審言乃啟

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平還家劉祥聞

之申訴於州縣錄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為妻

神

嚴子陵娶梅福季女

樊英常病臥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英答拜或

問之英曰素齊也別傳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十三 高暉堂

初黃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

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

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

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

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

昌左足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千石昌乃

出足視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

後漢書

漢末零陽郡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乃密

使侍婢取書佐盥手殘水飲之遂有雄已而生

子至能行太守令抱兒出使求其父兒匍匐直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仆地化為水窮問之具

省前事遂以女妻書佐

搜神記

隴西秦嘉字士會詩秀之士婦曰徐淑亦才美

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掾赴洛淑歸寧於家晝臥

流涕覆而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

病亡一客守喪一客賫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

驚書至事如夢

世明錄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梓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十四 高暉堂

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

人幸不為天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風俗通

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白

責妻下堂謝過俟覽冠乃敢升堂

後漢書

洛中一人失妾管輅令與擔豕人鬪於東陽門

豚逸入一舍突壞其牆其婦出焉

異苑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曰英歸至庭

呼口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為

班人茅馬

西陽雜俎

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為琰富其更取妾故也

典論

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

產後如其言矣

幽明錄

吳黃龍年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有容

止夫妻相重時人號為比肩夫婦後妻死東美

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塋未一歲塚上生梓

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

於上孫權聞之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十五 高暉堂

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

異記

鉅鹿有龐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觀

阿心悅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妻極妬聞之

使婢縛送石家中路遂化魚煙氣而滅婢乃直

諷石家說此事石氏之婦大驚曰我女都不出

門豈可毀誨如此阿婦自是常加意察之居一

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自拘執以詣石氏石氏父

兄之愕胎曰我適從內來見女與母共作何得

在此卽令婢僕於內喚女出向所縛者奄然滅焉父疑有異故遣其母詰之女曰昔年龐阿來廳中曾竊視之自爾彷彿卽夢詣阿及入戶卽爲妻所縛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誠所感靈神爲之冥著滅者蓋其魂神也旣而女遂誓心不嫁經年阿妻忽得邪病醫藥無效於是乃授幣石氏女爲妻焉 廣記

東晉馬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宿廐中夜夢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六一 高暉堂

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方得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否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牀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漸額而出以頭形體皆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尋常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日尚未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

生日至其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雉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醢其粟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煖口有氣令婢四人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澀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月持杖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禾初爲秘書郎少男敬度作太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七一 高暉堂

傳孫女適濟南劉子彥徵乃延世之孫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塋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季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子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婦寢息衣皆有袴如處女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塚

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若兒何世得

以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

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唯右腳有

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為所發自爾之後

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

而別 並上

平原陶丘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

令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葦女葦

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季德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九 高暉堂

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

遺實無他故 符子

石肇聘廣川劉典兄女肇甚懼之拜長樂太守

治官每入門動稱阿劉教可爾不可爾時人以

為噓謔 趙書

李弁隴西狄道人也弁本名良又妻姓梁張駿

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

以目其舅氏昔耿弁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

卿有同於耿氏乃賜名曰弁

劉凝之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

友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 水經注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

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

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牀上以示奴

奴云適從郎聞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便

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云是其形了無

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

牀遂再再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如此少時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九 高暉堂

夫得病性理乖 續披 錯於是終卒 神記

劉瓛居上元青龍山為儒林之宗仕至四十未

婚其友為娶王氏乃詣潤折蕪而去因名麝蕪

潤 金陵 故事

揚大眼妻潘氏善騎射楊稱之為潘將軍 北史

昔者夫婦有三餅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

餅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既作要已

為一餅故名不敢語須臾有賊入家偷盜取其

財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

眼看不能賊見不語即其夫前侵其利其夫
眼見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
為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
得餅不復與爾世人聞之無不嗤笑凡夫之人
亦復如是為小名利詐現靜默為虛假煩惱種
種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遂墮三塗都不怖
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嬉戲雖遭大苦不
以為患如彼愚人等無有異法苑珠林

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部弟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三 高暉堂

十起七寶塔時彼塔中有佛形像面上金色少
處缺壞有一貧女遊行乞句得一金珠見像面
壞欲補像面迦葉爾時作銀金師女即將往責
令修造金師聞福歡喜為治用補像面因共立
願願我二人當為夫婦身真金色恒受勝樂從
是以來九十一劫身真金色生天人中快樂無
極最後託生梵天特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俱
律臨過去修福聰明多智巨富無量金銀七寶
千金田宅奴婢車乘比瓶沙王千倍為勝瓶沙

王有金犂千具彼婆羅門恐與王齊畏相罪殺
其家但作九百九十九具金犂唯少一具其家
有墮最下之者其價猶值百千兩金有六算金
粟一算有三百四十斛其家雖富而無兒息於
其舍側有一樹神夫婦常往祈請祭祀求仁有
子多年無應嗔忿語曰今更七日盡心奉事若
復無驗必定燒樹樹神愁怖告四天王王告帝
釋釋觀閻浮提無堪彼子即詣梵天王廣宣上
事梵王即以天眼徧觀見一梵天臨當命絕即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三 高暉堂

往語之勸其往生梵天受教即來託生滿足十
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正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
四十里相師占曰此兒宿福必當出家父母聞
之甚懷愁惱夫婦議曰當設何方斷絕其意覆
自思惟世所曉善惟有美色當為娉娶端正好
女用斷其情至年十五欲為娉妻語父母言我
志清淨不須婦也父母不聽兒知難免便設權
計語父母言能為我得紫金色女端正超世我
當納之父母即召諸婆羅門徧行娉求諸婆羅

門鑄一金女端正奇特舉行村落高聲言若有女人得言金神禮拜之者後出塚時必得好墾身真金色端正殊妙女聞悉出唯有一女軀體金色端正殊好即是往日施金女也以昔勝緣有此妙身志樂清潔獨不肯出諸女強將共見金神此女即到金色光明映奪金神婆羅門見即為婢得既到夫家夫婦相對各皆清潔了無欲意共立要契各住一房父母知已毀除一房令共同室安置一牀迦葉語婦我若瞋息汝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三一 高瞻堂

當經行汝若瞋息我當經行後次婦臥垂手牀前毒蛇入室欲螫其手迦葉見已以衣裹手舉著牀上婦便驚寤而責之曰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何緣竊舉吾手迦葉答言有蛇來入恐傷汝手故舉之耳即指蛇示之婦意乃悟夫婦節操深厭世間啟辭父母求欲出家父母見已即便聽許於是夫婦俱共出家來至佛所佛與分座佛為說法即於座上得阿羅漢婦於後時亦得羅漢

付法藏經

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耨米便往其所偷米噉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羞其婦故不宵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即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狀似石癰以刀決之可得瘥耳即便以刀決破其口米從中出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三一 高瞻堂

吐米以刀決口乃顯其過譬喻經云以下成局王僧孺被勅撰譜訪劉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旁行邪上並効周譜以此推之當起漢代梁書夏侯竄辨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為衡陽內史辭曰竄侍御座高祖謂竄曰夏侯溢於卿疎近竄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竄已疎乃曰卿僉人如何不辨族從竄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

以不忍言族時以為能對

皇甫益有從姑子梁柳為賊易太守得之官或

長者不能久矣不罷而去陳王亮射遂不為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為布衣時遇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整梁柳也

晉書

謝蘭安八世孫也父經蘭五歲每父母未飯必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餓強食終不進舅阮孝緒問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孝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

南史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高暉堂

陸杲字明霞好學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上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國語

陳勝既立為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眾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妻父怒曰怙亂僭號而敬

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嗣王心慙焉以問孔鮒子魚對曰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王曰善

孔叢子

晉劉弘牧荊州朝廷以弘增夏侯陸為襄陽守弘曰若必臣至親然後可用則荊州一州有十郡矣安得有十女婿乎

晉書

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為劉景旸卒以馬肥良引為直士侍立通夜未曾體倦景因問之廣流

廣博物志

卷之十九

高暉堂

涕申欵曲有章條景執其手曰吾輩人也久負賢者謂妻曰為女求夫三年不覺廐中有麒麟於是妻之

十六國春秋

姜宇字子居少孤貧為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聰慧美丰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不聽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文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母難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才豈終復為人牧羊者哉遂妻之宇

後仕符堅涿涼寧二州刺史歷京兆尹御史中丞上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

隴西董勳張慕

閩中陳一元訂

人倫三師友

伏羲師於宓華即懷華子

神農師隱陰之老黃帝拜空桐之叟

黃帝師於大填學於封鉅志謂復岐下見岐伯

引載而歸訪於治道

顓頊師於天款赤民栢夷父栢亮父淶圖之流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 高暉堂

以瀆其明而昇其聖注从水見何氏姓苑傳多作新序晉紀作錄圖非

帝嘗致學栢昭而師於赤松舟人授書於鍾山

而拜師於牧德記言帝栢拜師牧德按四怪明辨以靈寶內文帝以道治世遂秘之鍾山而太

霄現書謂靈寶秘文內符九天真王等以授帝借藏之鍾山北河劍經則言王子詣鍾山授九

化十變之書隱應日月游行星辰其言難致李膺紀青城有天皇受帝譽五符文於此山牧德之臺焉

帝堯禮聖姑射拜師沮洳

堯師於善綰許由尹中而學於務成子附善綰

卷中尹壽也荷子等作世時者非世紀尹壽為許由友許由諸侯堯師且也

廣博物志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高暉堂

舜師紀后國之君師黃后故拜滿衣高士傳

云披衣滿衣之子子云親單卷善

滿衣子者舜時賢人年八歲而舜師之遂讓以

天下滿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皇甫士安

子堯學乎大撓顓頊學乎祿圖帝學乎赤松

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

國湯學乎貸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

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韓詩外傳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高暉堂

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

成贊湯師小臣呂氏春秋口悉諸作悉老姓辨作悉清非

禹師墨如周公師庶秀潰夫論

孔子學於老聃孟孫連靖叔 呂氏春秋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問其故對曰臣

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

善者少說惡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

年七十常恐竹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說苑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待儀服不備公西華侍禮

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三忽古今顏回行

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子子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

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劉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

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

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為賢也

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

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高暉堂

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

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

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不及焉不得辨

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子貢對曰

夙興夜寐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

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

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

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貧

如客使其臣如藉不遷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

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忒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斁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蓋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四 高暉堂

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誤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五 高暉堂

志通而好禮廣宿雨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足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斂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不信其僑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

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耻之夫也中之夫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聞之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凡在於室卑者履皆陳於戶外故雖後至而不越焉往來過人不履影履人之影謙慎之至聞蟬不殺方長不折乾親之喪未嘗見齒

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 大戴禮

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 閔損魯人字子騫 冉耕魯人字伯牛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六 高暉堂

冉雍字仲弓 宰予字子我 端木賜字子貢

衛人 冉求字子有 仲由弁人也字子路

言偃吳人字子游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

武城宰 卜商衛人字子夏習於詩能誦其義

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

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

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

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

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

陳人字子張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志存孝

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

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

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

不衰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 高柴齊人

字子羔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 樊須魯人字

子遲 有若魯人字子有 公西赤魯人字子

華 原憲宋人字子思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

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 公冶長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七 高暉堂

魯人字子長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 公皙哀

齊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

嘗屈節人而孔子特嘆賞之 曾蒧魯曾參父字

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 顏繇

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

雕開蔡人字子若習尚書 公良孺陳人字子

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

商曾人字不慈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

以力聞 顏刻字子驕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駮稟使孔子為次遊過市孔子耻之顏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詩云觀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平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八 高暉堂

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娶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冉儒魯人字

子魚 顏辛魯人字子柳 伯虔字楷 公孫

寵衛人字子若 曹卣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

字子禽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與孔璇年相比

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白 奚臧字子偕 公孫

茲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與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黑 公西臧字子尚 穰駟赤字

子從 冉季字子產魯人 石處字里之 薛

邦字子從 懸竄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

黑字子皙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楚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九 高暉堂

人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魯人 原桃

字子籍 公肩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

從字子文 燕飯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榮魯

人 勾井疆衛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石

子蜀字子明 邾選字子飲 施之常字子恒

申續字子周 樂欣魯人字子聲 顏之僕

字子叔魯人 孔弗字子茂 漆雕侈魯人字

子欽 懸成字子橫 顏相字子襄 上

仲尼素王以顏淵為司徒子路為司空 論語補象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列子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十一 高暉堂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謂不及孔子 論衡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呂覽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妄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本當至於大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懶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妄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說苑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十一 高暉堂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新序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 韓詩外傳
子胥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 越
戎夷違齊知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

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
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
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
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大息嘆曰
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呂覽
楊雄死侯芭負土成墳朱普死桓榮負土成墳
王吉死桓典負土成墳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
還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一 高暉堂

鍾興封關內侯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
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
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後漢書

禮震平原人光武時師事歐陽歙歙為汝南太

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職
罪千萬餘發覺下獄諸生守關為歙求哀者千
餘人至白髮用者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

師行到河內獲嘉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
臣師大司徒歐陽歙以職外當伏重辜歙門單

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
成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
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欲椽陳元上書
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練三
千疋

范升光武時人楊政嘗從之學易升為出婦所
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傷
大言曰范升二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
哀武騎虎賁驚懼乘輿舉弓射之又以戟又政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三 高暉堂

傷胸不退帝悟出升並上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酒掃泰曰當精義
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
素絲之質附近朱監漢紀

李固為梁冀所害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
學洛陽詣闕上書乞收因昆不許因往臨哭夏
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

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後漢書

竇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乘欵行喪坐
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
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
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已子而使聘娶焉

劉愷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
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與
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

李膺以黨錮死獄中門生故吏並被禁侍御史
景毅子規為膺門徒而未有牒錄故不及誌毅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高暉堂

口訓膺賢遣子師之遂自表以免歸

邊孝先教授常數百人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
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孝先潛聞
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
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
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李仁字德賢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童

句仁知其不博乃游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

子受古學以脩文自終

郝原師孫崧崧曰堯豫之士未有若君者以書
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藏書於家游學八九年
歸以書還崧

楊厚字仲桓門生三千人卒鄉人謚曰文父

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

惇殺之

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

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

牀下其見尊異如此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高暉堂

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劉巴學巴曰昔遊荆其時

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猶天之南箕虛而

不用賜書乃欲賢甥推鸞鳳之豔游燕雀之宇

將何以啓明之哉

蕭濟奏學者不恭肅慢師酬酒好訟罰飲水三

升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

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何以

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

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笑林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為之語曰魯

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

聲名不過孔氏名不成魯國先賢傳

庾異行嘗與子弟樹籬跪而進條或云今在隱

屏先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

也吾不忍為之王隱晉書

劉獻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游

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六一 高暉堂

請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

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

不敢指斥呼為青溪馬南齊書

鄭灼字茂昭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

嘗夢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因唾灼口

中自後善理並進南史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

其不精答曰賢豈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

元欽字思若色甚黑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曾

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

以讓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

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關欽

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

李謐字永和事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謐請業

同門生謂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

華陰徐遵明字子判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內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七一 高暉堂

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

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

有損儒者之風

劉焯在信都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

里至者不可勝數而性齷于財不行束修者未

常有所教授

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

陳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

王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百耳目所經未見此

於心問者慙服北史

比江夏黃童不得無僕也王笑曰薑田生玉何容不爾

賈思伯兄弟二人師事井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幾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練百匹

遣鳳因其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並上

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額頰如也重而不亢日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大

高暉堂

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掩旋而不懼是必有異入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

交中子

賈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其面豈以年乎

上〇以下

許山之友曰嚴僖

路史

散宜生闕天南宮适學於太公太公見三子之

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

尚書大傳

管仲曰天之生隰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

焉得生哉

管子

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

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

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

若子也耦世接俗以適主心子不我也子何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五

高暉堂

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沈尹筮游於郢五年荆

王嘗以為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

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

使人以王與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

霸

新序

邱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

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

其僕曰臯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

深過而弗辭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

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醜而送我以璧奇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闔竈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

上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三

高暉堂

而待曰敢問士客將何之邊伯玉為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邊伯玉曰謹受命邊伯玉死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楚王曰何國最多士邊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邊伯玉曰申胥生於楚而善用之金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於是楚王追公子皙還重於楚邊伯

王之力也

說苑

昔者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千之繆公好牛因賈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刑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容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張黑自理表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三

高暉堂

范蠡字少伯本楚宛三戶人被髮佯狂獨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奉謂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聖之資必有佯狂之義內有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觀者聳聽

會稽典錄

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博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人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

室乃刑白鶴而盟焉

老子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

適漸有過失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

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韓非子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

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

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為人也數變其

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

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高暉堂

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

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井為

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井進視梁下

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井曰去長者且有事

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

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吾不言之是失

為人臣之道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

呂氏春秋

六國時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聞楚王賢俱往

仕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并糧與角哀

哀至楚用為上卿後來收葬伯桃伯桃墓逼近

荆將軍陵而伯桃告云我日夜被荆將軍伐之

哀乃加兵未知勝否云我向地下看之遂自刎

死列士傳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

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

明今又會故人閉心目足矣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高暉堂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

食魚下客食菜

並上

孟嘗君每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吏主記所

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使謝餽無所

遺失

春秋後語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

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

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

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

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閻閻聞之令吏釋之張胥節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新序

漆園思惠有捐金之歎伯氏安期有勦絃之憤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高暉堂

抱朴子

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破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襜外衣麻桌內厨五鼎外膳一殺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西京雜記

平陵吳敞在吳章門下後為王莽所殺莫敢收葬敞時為司徒掾收其屍平陵生為立碑於吳

章墓側上

梁鴻初與京邑蕭及善約不為臣及友為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

東觀漢記

鄧暉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暉友人董子張者父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暉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暉歔歔不能言暉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子張但目擊而已暉即起將客邀讐入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暉詣縣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高暉堂

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暉曰為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跪而追暉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暉曰子不從我出敵以死明心暉乃出囚病去

後漢書

楊政詰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脇武諸子及左右

葬敵時爲司徒掾收其屍平陵生爲立碑於吳
皆人驚以爲見劫操兵清仙政顏色白若會陰

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

廉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
鮑後有慶廉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令融爲州
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乃託病求去至洛陽變
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
得衛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謂曰卿何以我故
功曹范訶之曰君困厄替亂耶融繫出困病范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美 高暉堂

隨而養侍及死竟不言身自將單送至南陽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遁山谷與馬融蘇
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久病
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
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
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騫何細疾之足患耶龔
報曰見斯象賢足以忘疾釋愁

陳留尹苞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
一單衣到入門外苞年長常先着衣入須臾出

長沙陳平子與范式未相見破病將亡謂其妻
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
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
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具空棺然感
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
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道上哭
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孔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美 高暉堂

養親貧爲阿里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
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僕羸賤役棧門卑下
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

朱暉與同郡陳偉交善暉早卒有遺腹子友及
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驥爲吏暉辭驥
而薦友虞遂召之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同受學南陽及綱
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復往南
陽值元醉卧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得

免

吳詠嘗為馬賢所辟又為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詠計理無兩直自刎而死二人慙和解並上

高陵雁勃為郡小吏東平衡農為書生窮乏客鍛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酬直過常農曰為馮翊乃相報別七八年累官為馮翊勃為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召問乃悟遂舉勃三輔決錄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為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天 高暉堂

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為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為除處所意氣周客人有謂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為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上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凜且饑且渴如此一年午素直亮眾談同秋葦小舉寤轉薄為厚上補為事中郎復為尚書令五卿三公為

國光鎮玉都慙悔自絕風俗通

司徒中山寇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遇友

人郭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輒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為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辱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无 高暉堂

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辱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餽躬身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聞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強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後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為公府所取上 杜喬與李固俱累處於城北家屬故入莫敢視

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
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屍喪

後漢書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韋季實小家子不敢

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實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

元禮呼兒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

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李膺恒以疾不送迎賓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

陳仲弓來輒乘輿出門迎之

唐書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三

高暉堂

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撫手嘆息

薛勤仕郡為功曹陳仲舉十五為父齋事耳語勤

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迎勤勤曰足

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先賢傳

崔瑗好士愛賓客殫極滋味不問餘產或言其

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並日而食以供賓

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

具無為諸子所嗤也終不能改俸祿盡於賓饗

東記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傳為吳二

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蔡邕崔寔號並鳳又與許受號三龍

王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

微卑年雖幼雅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

徒不汜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

不自明亦不非怨

論衡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三

高暉堂

字敬情自接泛舟寒裳率爾休暢

荆州記

鄧次都去吏隱居蟻賊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芟

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逢盧華門

琴書自娛

汝南先賢傳

昔卅高品安飲於市仰天而泣二子非有喪之

哀傷相知之晚耳

御子

王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言今年未

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大

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

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
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
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趙儼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爲一
家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諸葛恪恪問何當復
來恕言某日當復至至日恪欲爲主人停不飲
食須恕至時賓客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豈
得如期俄恕至一坐盡驚會稽典錄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三 高暉堂

吳潘童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
聞其美名故來求爲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
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
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
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爲共枕樹廣記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其
詣思遠許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
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鄭曹與盛彥陸雲友性不好酒恒簞食瓢飲清
談極日文士傳

孫拯晉惠帝時人孟玖誣陷陸機陸雲拯力彰
之雖掠數百終不誣二陸陷兵之罪孟玖令吏
詐爲拯辭亦夷三族門人費慈詣獄明冤曰君
既不負二陸僕安可負君固言拯冤孟玖又殺
之晉書

許邁字叔玄入臨安西山改各玄字遠遊義之
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上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三 高暉堂

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衿
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宋紀

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
謝混見而以檳榔贈之執王手謂曰王郎謝叔
源可與周旋否風俗記

謝靈運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
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
之四友南史

王僧虔退嘿少文惟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曰

聊文情鴻麗字解深核而精尤潘寔物莫之窺

謝魏陽元之躬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上

謝述字景先少有志行五言清約殷景仁劉湛

並與為異常之交王履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

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連小字也宋書

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尤貧素不推先

之尉戒柳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

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唐郡以事繫獄請峻求

救焉峻終不助之南史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高暉堂

三石首義興人與晉陵薛彪之為俗外之交去來

茅山有志栖託齊永明中陶隱居一遇便盡素

契陶後解紱結宇中茅仍請負度嶺相就經典

藥術常並論之太平經

柳環字伯鸞為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

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為之語曰得黃

金一筒不如柳伯鸞所識益部耆舊傳

張纘字伯緒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

賓客輻輳有故諳之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

何敬容殘客

柳憚字文暘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

淪隣居深見友愛淪曰宅南柳即可為儀表

鮑正為湘東王佐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為之

語曰無處不鳥噪無處不逢鮑佐並上

盧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携酒就之言

別賦詩為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

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

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高暉堂

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并火

崔瞻與趙郡李琛為莫逆之交槩後東還瞻遺

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

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宋遊道與李英定死交

寇儁字祖儁有志行篤於仁義少為司徒崔光

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交儁每造光常清言

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

禮每有閒暇輒詰儁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

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為通人所敬重如此並上

遂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叔先亡忽見形

謂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卿無婦當為卿

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

在寢室中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為清河太

守臨嘗見嫁不知何得至此都告之故遂成夫

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為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

男後為南郡太守幽明錄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

美高暉堂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一

隴西董斯張暴

太原王稭登訂

高逸

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璩獨不

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

名教未免流俗也史通

巢父許由樊豎相友由居滹澤其道日光堯朝

焉而寤之父適聞之洗耳於潁豎方飲其牛乃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高暉堂

歐而還路史又西湖遊覽志云許由隱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

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

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

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抱朴子

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公伸一足

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胼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

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

乎稽康高士傳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禳禳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晦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二 高暉堂

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

室虛矣莊子

陸通字接輿與妻俱隱蜀蛾眉諸名山食菌櫨

實服黃精俗傳以為高士傳

楚狂士陸通高卧松間以受霞氣幘挂松頂有

鶴銜去水濱通洗之因與鶴同去

莊周隱于山岳齊潘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

位周謝使者去引聲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

呼嘯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避世

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固回可以琴操久長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汲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三 高暉堂

潛竟終身不屈上

野老六國時人游秦楚間年老隱居著書言真隱傳家事因以為號

嶠以西有二石又南五六步臨溪有恬漠先生

翼神碑蓋隱此山也水經註

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十篇言道家事韓非稱

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袁叔真

漢哀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

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藥集古錄

鷓冠子常居深山耳聾謂妻子曰吾免為巢由
洗耳清溪

老萊子親歿隱蒙山之陽枝木為牀薦艾為席

高士傳

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

百騎造之

東方朔傳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黃氏自軒轅之

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

國居僕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四一 高暉堂

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顏池諸侯相

征陵弱暴寡于戈雲擾二子得志肆辱吻於戰

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暴以辯譎相高爭名

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

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

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子侯馭折其枝波浪

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

子不見高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

通三泉上有玄狐黑龍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

歲不逢斤斧之悲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蓋

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

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哉悲夫二君

痛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饑

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

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

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

聞誠銜其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二

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五 高暉堂

之巢自擬泯滅悲夫痛哉

錄異記

韋庚字宣明襄邑人也嘗居園中故世謂之園

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為友

皆修道潔已非義不踐當秦末入商洛山隱居

自娛

陳留志

建成侯招四皓委髮脫野詳憊不屬曰老臣不

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逢老

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

三請不可乃反建成侯憂曰若之何更見留使

曰子爲之號鷺於市曰鶴也其曰非鶴而鷺之者十九號山鷄於市曰鷺也其不卽以爲鷺而誦之者十不一也夫鶴恒見而鷺不恒見也四皓之避世人久矣帝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闕使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爲隱衣冠抵掌而談商山甚悉春秋

短長

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六一

高暉堂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

平友

惠車子與嚴君平雅相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嶽

湖廣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城都里中化之斑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爲縣令鄉人送之仲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揚雄重之曰不夷

不惠居於可否之間高士傳

鄭樸字子真隱於谷口高節不屈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時人因子真所居名爲鄭泉雲陽官誌

王玄隱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名侯山

擊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脩身德隱於阡山遷既清貴乃與書勸峻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廣德而處故悔愴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七

高暉堂

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世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峻欲懷仰從容以送餘齒耳峻遠

高尚不仕卒於阡山阡人立祠號曰阡君高士傳

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南巡狩過濟陽詔舉逸民時老人澹然處於巖下左右強以

應詔老人曰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帝曰卿不願仕耶對曰束身王朝其如

井山之雲何

南康志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

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

朕能富貴人能殺天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

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

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

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高士傳

張楷字公超隱華山谷中能為五里霧有玉珎

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咽如

市故云霧市嘗跨驢至雲夢縣賣藥今縣有會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八 高暉堂

僊橋云 湖廣志

范史雲黨禁屢空營卦梁宋之域好事覺之輒

去

袁安負暄晴簷令人搔背曰甚快人意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

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

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

以見敬為高愈日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

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考道學傳云樂鉅公

人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隱遯山谷汝南吳

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

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

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

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

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

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

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九 高暉堂

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

有見慎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僊焉慎

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兔置為事所居俗化百

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高士傳

梅福曰生為我酷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為我

桎梏乃棄官隱洪崖玉笥山

鶡冠子隱於幽山衣弊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

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馬援常師事之援

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乃與援絕高士傳

陳留父老見張升與友人斑草而坐相抱而泣
趨而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
何及乎後漢

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
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
多士延為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
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

陸著字文伯漢桓靈時府州交辟不就惟娛樓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高暉堂

遁臨卒戒諸子弟云吾少未嘗官於世四十餘
年以汝輩必矜義不苟仕濁世子孫奉遵遺訓
遂二代不仕皆有盛名王僧虔
吳地記

公沙孚字允慈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
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
爽違約割席而坐北海耆
舊傳

後漢袁閎散髮絕世欲投深林以母老不宜遠
遁乃四周築土於庭以為房室自牖納食且於
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視之母去便掩閉

兄弟妻子莫得見焉

牛牢字君直世祖為布衣時與遊夜講說識言
云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
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

不與帝友眾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
詔曰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
官者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

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高士傳
孔子建與崔篆交善篆事王莽勸子建仕對曰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高暉堂

吾有布衣之戀子有衣冠之志其道乖矣後漢
書
相帝徵韓康伯休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先
使者行亭長以韓徵君當過發人牛治道見康

乘柴車來以為田叟也奪其牛康釋駕與之使
者至曰奪牛翁即徵君也
梁鴻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來四十四人作頌

後漢
書
髮馥以聲名為中官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
捕為黨魁馥乃自翦鬚變形為冶家傭親突煙

炭形貌毀瘁弟靜於涅陽市遇覆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高鳳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子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

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

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高暉堂

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巨之與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

南軒百家眾氏投問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今其溢目紛紛欣欣令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

知天之為乎地之為與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雖漸離較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

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

交不驥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報如

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

屈原廟 桓帝問陳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為先後蕃對

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鑿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

南甲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並上 徐穉海內羣英論其清 高致乃比夷齊或叅

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于穉墓首曰思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高暉堂

賢亭 別傳 申屠蟠居蓬萊之室依桑樹為棟前後徵辟文

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 謝承後漢書 管幼安不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

鬪鬪幼安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悔責不

復鬪訟 王烈太原人太守欲以為長史烈為商賈自穉

得免 並上

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織箕爲業冬月無被有
藁一束暮卧其中且收之三輔史傳

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諸葛

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特遣之曰義不

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抱朴子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曰

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

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

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高一高暉堂

人號爲任徵君高士傳

焦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羊食之日

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

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祝祝非魚非肉更相

追逐本爲殺羊更殺殺魏軍敗人推其意

群羊指吳殺魏指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適所

鍾鹿張璋字子明養志不仕廣平太守盧毓到

官三日綱紀自承前致板謁璋毓教曰張先生
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豈此板謁所可

光榮哉但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魏志

嵇康常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

蘇者遇之咸謂爲神

阮籍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

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

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唯族兄文業

每嘆服之以爲勝已晉書

籍游蘇門山見一隱者莫知姓名惟有竹實數

斛曰杵而已上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高一高暉堂

孫登字公和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

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爾然嘆息文士傳

郭文字文舉少愛山水尚嘉遯每遊山林彌旬

忘反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王

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

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

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箕

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
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

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

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

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

則為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蟻

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之所畏

而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

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

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音

夏統字仲御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六 高暉堂

採相求食或至海邊拘喙噍以資養雅善談論

宗族勸之任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

朝接自當顯至統勃然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

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

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

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

寒毛盡戴白汗言者大慙上

晉齊王罔秉政張翰曰吾采南山蕨飲三江水

足矣別傳

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搜神記

蒼洪貧無僮僕齷頭頰破常披榛出門掛草人

室抱朴子自序

皇甫謐讓徵聘表曰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入

網否聞鳥獸為羣伏自惟忤瓶甕瑣器買非瑚

璉之求稊稗之賤不中粢盛之用小人致災久

嬰篤疾仰迫天威不能淹留所苦加篤不任進

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仰惟陛下留神恕恩垂

憐微命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十七 高暉堂

濁清流晉書

皇甫謐子方回少遵父操刺史陶侃禮之甚厚

每造之着素土服望門輒下而進上

許邁小名阿睨上山採藥經序不返每言眈好

山林猶魚得水也真諦

衛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

齊以高行聞郡九察孝廉公府州十辟公車三

徵不應董扶任安從洛還過之曰京師天下之

市朝也足下猶之人耳何其遠以虛名屢動

徵書者至中國則價盡矣衡笑曰時有險易道
有汗隆君樊季齊楊仲桓雖應徵聘何益於時
乎苟無所則尼軻栖栖是以君平子真不屈其
志其予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安扶服之敬
其言也 華陽國志

庾袞有異行賴州太守以功曹命之不俟駕而
往請受天下之役適遭遇之遠巡形益恭而有
不可屈之色乃厚禮而遣之 音書

索虛靜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常造焉經日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太 一 高暉堂

忘迭退而嘆曰世人之所有餘者性中富貴也

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

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

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懷

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蒼生之不顧度以加也

遂謚爲玄居先生 上

晉翟莊字祖林湯之子以孝友著各守父操州

致禮命並不就莊子矯亦高節家居無事好種

竹辟命屢至嘆曰吾焉能易吾種竹之心以從

市朝也足下循之人耳何其在遠以虛名屢動

亭於籠鳥盆魚之間哉竟不就子法陽節繁

尤佳祖父子孫皆有行義世稱潯陽四語 音書

王嘗子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不榮產業嘗

巧食諷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

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

買臣妻耶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成通儒

劉凝之與兄盛公俱高尚不仕志安隱居荊州

適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九 二 高暉堂

見有儀者悉分與之

劉凝之隱居南郡臨川王義慶鎮江陵遣使存

問答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之凝

之曰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

季書亦稱僕

王逸少居山陰或默數花鬢摘撚咀嗅怡然自

若

陶潛或云字深明 南史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陶淵明有婚姻之

文學兼華梵累徵不就

宗鑑字令文敦煌人少有遠操澆靜不與世交

隱居酒泉南山不應辟命張祚時太守楊宣畫

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

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太守焉爰造焉纖拒

而不見爰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

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

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

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十六國春秋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三

高暉堂

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計

不起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

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

伯成魏武干木漢美蒞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

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遁傳耶虎悅其言而

止

宗測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

挂壁觀之聞其愛香作香鑽之時謂少文大宗

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南史

雷次宗字世倫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

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

五年徵至神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

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

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

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

叅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宗

館資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

又徵請都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三

高暉堂

使為王太子諸王講喪服經並上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

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

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

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

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

徵為叅軍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

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

為叅軍則答曰性同鱗羽愛止止豎脊戀松栢

輕迷人路絕宿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者至而

今鬢髮已白豈容課虛責有羨魚慕鳥哉永明

二年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

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京師知父此

肯便求祿還為南郡丞傳以家事刺史安陸王

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

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

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 南齊書

趙僧巖猶遲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三 高暉堂

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

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屍至夜而亡 上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

各營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

開門教授居城市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

士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

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

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節混沌以

蛾眉冠棧客以文冕走雖不效請附高節有蹈

東海而死爾 南史

劉訐字彥度家甚貧苦并日而食隆冬之月或

無氈絮訐處之晏然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

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

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上

劉訐嘗看殺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

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

遇者皆謂神人 甲秀堂帖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為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三 高暉堂

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

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

國農夫田婦之禮也 南史

褚伯玉居剡瀑布山宋孝建二年徵聘不就齊

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

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南齊書

伯玉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

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節信宿裁交數言而

退寧新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
居貴館此子減景雲樓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
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石
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冷霞
之人乃可豐致不宜又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
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蹙紆清塵亦願助爲譬
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
或留慮男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
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高暉堂

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
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阮孝緒嘗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
麀可騷何以異夫騏驎

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過名氏弗傳
爲上品始終不托姓名可錄爲中品挂冠人世
棲心塵表爲下品中品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
歎劉訂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
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阮對曰所謂荀君雖幼

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
子矣歎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訐兄潔錄
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劉蚪字靈預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
致書逼意蚪答曰蚪四節卧病三時營澤暢餘
陰於山澤托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
宏施蚪進不研幾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辨退不
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規先
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畫之義蚪精信釋氏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高暉堂

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日講佛義以江
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
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牆戶
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

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
漢龍丘叢隱處也山多龍鬚柏望之五采出呼
爲婦人巖伯珍移居之二年前生梓樹一年
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
白雀一雙栖其戶鳩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承

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
宴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

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唐居人祖世避

地于東吳止赤城山石室於是栖心禪誦畢命

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

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塔前馴伏

宛轉不令人畏

神僧傳

蔡會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攜謂

江敦曰古人稱安平清白口夷涅而不緇曰白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高暉堂

至於蔡休明者不可謂之夷白

南史

王素少有志行隱居不仕山中有蛇清長聽之

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蛇賦以自况

顧歡字玄平隱於天台山開館聚徒每旦出戶

山鳥集其掌取食齊高帝輔政徵為揚州主簿

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

歡東歸上賜塵尾素琴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

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

夜忽然完復眾並異之

明僧紹隱於掛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弟尚
尚其事亦竟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
謂徑路絕風雲通乃賜竹根如意符籙也

何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世號點為大山

胤為小山又謂何氏三高點遊遊人聞不簪不

帶或乘柴車或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

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

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嵇叔夜酒杯徐

景山酒鎗

並上

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高暉堂

何胤初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

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

殊急急不復見胤依言十焉尋而山發洪水樹

石皆倒拔惟胤所居室巋然獨存鍾磬作瑞室

頌刻石以旌之

梁書

胤答皇太子啓曰胤在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

鷗未狎八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

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畎畝栖息丘壑

秀水清潭於茲永已

上

劉慧斐字宣文游匡山有終焉之志遂居東林

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稱離

垢先生

南史

鄧郁字彥達荊州建平人少不仕隱於衡山洞

靈臺立小板屋足不下山斷穀二十餘載唯以

澗水服雲母屑梁武帝建五嶽樓驛之天監十

四年有青鳥降于隱所語弟子曰吾當去矣遂

逝武帝命周捨作傳

仙鑑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天

高暉堂

桓不能已已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

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

直怕欲就之

南史

蕭道賜以神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

其疾急鄉田號曰墟王皆竊言曰其後必大

裴衍字文自梁歸魏授通直郎欲辭朝命請

隱嵩高表曰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各草修生救

疾多遊此岫臣攝性乖和誠希藥此沉痾庶偶

影風雲承吹至德詔曰知欲養病中獻練石嵩

嶺稱素雲根餌芝青壑深用嘉焉便從來請

書

釋曇延常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

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于太行

山百梯寺

沐並少有志介嘗過其姊姊為殺鷄炊黍並不

留

胡叟家於密雲蓬室草筵以酒自娛謂其友人

宗舒曰我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棲謝其高矣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天

高暉堂

養子蝮蛉以自給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犢牛弊

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

肉以付蝮蛉見榮華茂如也

鄭融字靈雀隱居榮陽三窟山傲誕不自羈束

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韉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

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

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

並上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雲棲幽谷靜掩

衡亭不下人間踰二十載服餌芝朮以娛其志

駐夸少與崔浩為莫逆交浩為司徒逼召之不

高徽爲丞相前後三辟不就道康以時方亂不
覺應之至高洋又徵亦不起道康晝齋常有雙
燕爲巢歲歲未嘗不至道康以連徵不去有懼
見抑不覺嗟咨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颯至道康
向月微思忽聞燕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爲
樂今胡愁思之深耶道康驚異乃却是燕又曰
景怡景怡樂以終身康曰爾爲禽而語何巢我
屋燕曰我爲上帝所罪暫爲禽耳以卿盛德故
來相依道康曰我忘利、售人間所以閉關服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辛 高暉堂

道寧昌其德爲卿所謂燕曰海 棲隱盡名與

耳獨卿知道卓然翬外所以神祇敬屬萬靈歸

德我來日晝時往前溪相報道康乃策杖南溪

以伺其至及晝見二燕自北嶺飛來而投澗下

一化爲青衣童子一化爲青衣女子前來謂道

康曰今我便歸以卿相命故來此化然無以留

別卿有隱志幽陰見嘉卿之壽更四十歲以此

相報言訖復爲雙燕飛去不知所往時道康已

年四十後果終八十一 太平廣記

畦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逼召之不
得已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
生不及世利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
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
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 後魏書

徐則入天台山因絕粒所資惟松水而已雖隆

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 南史

杜淹字執禮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

嘉通蘇威以逸人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爲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壬 高暉堂

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 隋書

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

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

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

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不有言者誰

明道乎 文中子

仲長子光往來河東備力自給賣藥爲業人莫

之知也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
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方請道者劔書老

易二字示之彈琴御藥以終其世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二

隴西董斯表纂

郡人范 內訂

方伎

醫 卜筮 相

基博諸戲

幻術附

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呂氏春秋曰又郭璞巫咸山賦云巫咸以鴻術為帝

堯之醫未詳孰是

神農始究息脉辯藥性制針灸作鑿方軒轅臣

巫彭始制藥丸伊尹創煎藥秦和始為鑿書原物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毒謂五毒藥謂五藥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三

高暉堂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二

一

高暉堂

醫師聚之以其衆凡邦之有疾病者死傷者造

焉輕曰疾重曰病頭瘡曰死身瘡曰傷皆造醫師求藥死音七傷音羊造七到反則使

醫分而治之醫師使疾醫治疾病使瘍醫治花瘍歲終則稽其醫

事以制其食每歲之終醫師考衆醫之事功以制其食祿十全為上

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

為下周禮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

之齊六食謂六穀六飲謂六清六膳謂六牲百羞謂羞用百二十品百醬謂醬用百二十

凡食齊既春蓋入珍謂入物此皆膳夫所掌食醫則調和其濟焉和法齊才細

寺食宜美齊既夏時...

時食宜 羹齊肥夏時 膏齊眠秋時 飲

齊眠冬時 飲宜 凡和 大凡調 春多酸 冬多鹹

夏多苦 苦以養心 秋多辛 辛以養肺 冬多鹹 鹹以養腎

養腎 腎調以滑甘 脾屬土 分三四時 凡會膳食

之宜 畜與穀各 牛宜稌 羊宜黍 犬宜梁

火穀比二者 豕宜稷 以土 冠水為宜 魚

以同氣為宜 此 馬宜麥 以木 生火為宜

以土 生金為宜 宜苽 魚水畜於水穀此亦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食醫雖以養生為主 然古干 所以自養者亦可依 也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二 高暉堂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 癘疾春時有

痛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

嗽上氣疾 積酸削也 上 以五味五穀養其病 味

鹹苦酸辛甘五穀 黍稷 以五氣五聲五色 眠

其死生 五氣五聲 所出之氣 心肝脾肺腎也 五

五形相生 則生相克 則死 故以此 眡之 兩之

以九竅之變 也 陰竅二大 小二府也 兩之 謂陰

陽變 謂陰陽之 參之以九藏之動 九藏 謂神藏

謂陰陽與沖氣動 謂味候之動 藏才派反

癘則調和其氣焉 和去聲 齊才細 凡生列見之

凡療腸以五毒攻之 以五氣養之 以五藥療之

以五味節之 凡藥以酸為骨 以鹹養脈 以辛

以苦養氣 苦火味大之出 以甘養肉 甘土味土

以滑養敷 滑滑石也 凡諸滑物 凡有瘍者

受其藥焉 並上

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 皆分別病名以類相

續不相雜 錯其九十三卷 皆單行徑易 籬陌之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三 高暉堂

間顧盼皆藥 衆急之病 無不畢備 家有此方可

不用醫 抱朴子

傑人入廬 疫秘禁法 思其身為五玉 五玉者 隨

四時之色 春色青 夏赤 四季月 四季或 作六月 黃秋白

冬黑 又思冠金巾 思心如水火 大如斗 則無所

畏也 又一法 思其髮散 以被身 一髮端 輒有一

大星 綴之又思 作七星 斗以冠 覆其頭 以罡

盾前 又思五臟之氣 從兩目出 周身如雲 霧肝

青氣 肺白氣 脾黃氣 腎黑氣 心赤氣 五色紛錯

則可與瘦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王女或

閉氣息力主搽千斤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

射鬼丸赤車使者九冠軍丸徐長卿藥名散玉

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一作文黃星散

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

符皆有良効者也上

夫鑿者非仁愛不可托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

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物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四 高暉堂

伏羲祭六氣審陰陽以資之身而四時水火陸

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嘗草治

疫以制民疾而人滋信世謂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世紀皆以為伏羲

益不有其始且善其終

炎帝命魃實季理色脉對察和齊摩踵誥告以

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

黃帝謂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

盪之外喜怒攻之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

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極容於

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王版以藏靈蘭

之室命巫彭桐君處方孟餌澗澗而人得以

盡年

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堯為席以芻

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

乎復如故中古之為醫者曰踰附踰附之為醫

也搦木為腦芟草為軀吹竅定腦灰者復生韓詩外傳

乎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疾不可為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五 高暉堂

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

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歛必失諸侯

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

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隱諸侯不二子胡曰良

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蘇聞之曰直

不輔曲珣不規闢槌木不生危公栢不生埤吾

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罷其政

入季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

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回醫官也文子曰子

見台雨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扁鵲者

謂靈何實生之對曰靈之應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靈莫嘉於穀穀興靈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靈應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靈也是不昭穀明而血靈也夫文蟲血爲靈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國語

孔子有病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

廣博物志

卷之二

六 高暉堂

如孔子曰春居葛室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

飲食不饋飲食不勤醫曰是良藥也

公孫尼子

龐煖曰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

申庶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

國霸其善一也然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

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邪曰子昆弟

二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

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

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

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扁鵲者鏡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劍伸股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鵲冠子

扁鵲造軒光之靈八成之湯

說苑

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七 高暉堂

曾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

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

而干腑臟者同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

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

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

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

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

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

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

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及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
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
其所由訟乃已 列子

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
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
鵲曰吾子病甚篤將謂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
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
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
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 新語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八

高暉堂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
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
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
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
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
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
害不能易衰榮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
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
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

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
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
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上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
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
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
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
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三

九

高暉堂

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
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
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渾有
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
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
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
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
重脫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列子
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

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

著針經診脈法授弟子程高傳于王學方服

六徵之長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仁

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貴人時或不愈

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狀玉曰

醫者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開

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處尊高以臨臣懷怖

懼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

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

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高暉堂

愈也 後漢書

漢河間王病瘖醫莫能治有玄化者自言河間

人也合巴豆蛋母賣於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

河間王買其藥服之下蛇數頭問其藥意俗曰

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嘗放乳鹿麟

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語竟遂不見後見在

常山下 搜神

有一郡守病華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

郡玉賣藥人初有老父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
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頭
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華佗剖腹治病不起於華佗抱朴子云仲景開
懷以納赤餅素問亦云割肌解膚古固有此法
也
佗嘗行道見一人病咽嗜食不得下家人車載
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聲駐車往視語之曰向
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
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並上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高暉堂
何顯妙有知人之鑿初張仲景總角造顯顯謂
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為良醫矣仲景
後果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
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
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眉落
其精如此 小說
劉平阿行醫術有功德救人疾病如已之疾行
遇仙人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 神仙傳
河內太守劉勳女苦左膝裏瘡痒迎佗使視以

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固不能行因取

斷腸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長三

尺華佗別傳

裴頴通博多聞兼明醫術晉書

趙泉性好醫方拯救無倦善療衆疾於瘡尤工

甚為當時所嘆服焉

皇甫謐後得風痺疾因疾而學醫習覽經方手

不輟卷遂盡其妙

殷仲堪父師病積季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十三高暉堂

精妙

劉德彭城人也少以醫方自達衆疾於虛勞尤

為精妙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貧素而躬耕為事

好學不倦生而唇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

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

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

遂齋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

堪嘉其盛意名醫語視之曰可剝而補之但須

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

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室令

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言惟食薄粥其勵志

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並上

元帝渡江有王離妻季氏者洛陽人將洛陽舊

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

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

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

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三

十三高暉堂

卒火亦經時而滅人號其所居為聖火巷建康實錄

注

許永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

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

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腹中鬼對曰

吾不畏之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忽聞

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中箱中出八毒赤

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即愈

續搜神記

單道開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賻遺累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冥祥記

晉殷文祥一名道筌自稱年已七十而面光白

若四十許人曾賣藥於荊州時多疫癘無貴賤

皆與之藥所活不可勝數人謂之神醫得一錢

即施與貧者又多為橋梁以便往來凡利人之

事行之不倦一日謂人曰吾夜見神人謂我有

陰德當登仙矣衆疑其妄明日遽辭別往甘露

寺井崖遂乘雲而去後十餘年人見在江西賣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四 高暉堂

藥又見在蜀者終莫知所之

晉洛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

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永嘉年中天

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大神降藥以愈萬民一

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

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

劉涓子晉宋間於丹陽夜射一物高一丈走聲

如雷明率人跡之見一小兒曰主人為劉涓子

所射問之為黃父鬼也尾小兒至其止見三人

一臥一看書一擣藥即齊聲呼突而前三人前走遺一帙癰疽方以治病神驗號鬼遺方

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即氣絕衆醫以為

肉癥徐文伯曰此髮癥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

髮稍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

滴盡一髮而已病即愈談數

徐文伯精醫業張融謂之曰昔王微菑叔夜並

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勿論得之者由神

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南史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高暉堂

徐嗣伯字德紹善清言精于醫術曾有一姬患

滯瘀積年不差嗣伯為之診疾曰此屍注也當

須死人枕煮服之可愈於是就古塚中得一枕

焉以半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

五腹脹面黃衆醫不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

蛇耳當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枕以服之得

大利蛇虫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病即差後沈

僧翼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之嗣伯曰邪氣入

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

言又愈王晏知而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療之俱差何也答曰屍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屍注可差石虵者醫藥既僻虵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除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翳疔應須邪物以鈞其氣因而去之所以令埋於故處也晏深嘆其神妙

南史

王僧孺工屬文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工素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六

高暉堂

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疾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

梁書

薛伯宗善從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濟樹上明且癰消樹邊起一瘡如拳大稍稍長一十餘日瘡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

南史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及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

軍泰軍李猷焉

顏氏家訓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講清河東武城人博學瞻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律曆醫方藥品卜論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於御對百寮與之談論多屈於敏帝賜敏書五百餘卷他物倍之四公進曰崔敏學問踈淺不足上軫冲襟命臣督敵之必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七

高暉堂

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徵覈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諍論借機破義斂總南非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救於未聞敏兼三教而擅之頗有德色督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督公貌寢形陋而聲氣清暢敏既勝群僧而乃傲形於物其日帝於淨居殿命督公與敏談論至若

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千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層數韜畧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執百氏與敏互為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盈量忘歸然敏詞氣畢沮於腎不自得因而成病與疾非歸未達中路而卒梁四公記崔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為之療護非史

廣博物志

卷之二

高瞻堂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寸為十餘段以

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雜俎

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徐之才曰蛤精

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

之才為剖得蛤子二枚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

子靶者五色斑爛之才曰此人癩也問得處云

於古塚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

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

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之才醫術

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臂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十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効非齊書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土曾叅士開病醫者云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叅曰此物其易王不須疑惑請先嘗之一舉而蓋士開深感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三

高瞻堂

其意為之瀝服遂得汗病愈續世說

非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

方技

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開針藥母疾得除

隋書

子謂其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

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文中子

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

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上

一少年眼中常見一鏡醫士曰郎君吃鱸太多
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乃設芥醋一甌因飢
噉之遂愈

于法開深思孤發妙通醫法或問法師高明剛
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
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隋許智藏祖道勿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子曰
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以下

說卦言昔者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故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高暉堂

鄭魴記云黃帝受河圖而定玉籙伏羲得神著
而垂皇策易乾鑿度所謂乘皇策者羲也古史
攷云伏羲作卦始有筮其後殷巫咸善占筮則
筮自伏羲始矣

伏羲始造龜小神農始以著筮漢張良始造基

卜京房始以錢卜物原

古之善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

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

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

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
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
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
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開尹子

夫著之爲言著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
當問者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

名未必有實也無其神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
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

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高暉堂

人親問其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
遙知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

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
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

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
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論衡

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
尚書曰大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

著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離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者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曰卜著口筮何卜赴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三 高暉堂

爆見垂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於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何方以為於西方東面蓋著之處也卜時西向已卜還東向問著於東方面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幘求之於質也禮曰皮弁素幘筮於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古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吉不見吉凶於著復以卜何著者陽道多變變乃

成龜以制火灼之何禮禮記曰龜陰之老也著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著何以為嘔則是也著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襲尊者也白虎通大小掌三兆之法兆灼龜一曰玉兆如男子弄象在二曰瓦兆如弄瓦之兆三曰原兆如易比左右未定者宜再推之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體各有一百二十也其頌皆千有二百占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二 高暉堂

兆之繇辭也每體十掌三易之法易變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出于思慮有二曰簡夢仰於事夜則為夢簡奇三曰咸陟心感物為咸陟升也謂無其經運十掌十輝也以所拘滯而自有其夢或為輝當為輝其別九十別為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而命之有此八者一曰征行計二曰象變動三曰與共事四曰謀于人五曰果與否六曰至人至七曰雨禱八曰瘳瘳疾瘳以八命

者贊三兆三易三變之占以八命作龜則以龜筮夢三者合聚而占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放政周禮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開謂出其占書也○一曰方兆二

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抵高揚

火大事大卜抵高則此小事蓋小事也揚火以作龜職其火以灼龜致其

墨明其兆廣之大小也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上謂仰也

下謂俯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弁也陽前弁也

太而詔相之詔告以言也相贊以事也相去聲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天龜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二 高暉堂

者靈地龜曰繹屬地龜黃仰者繹也東龜曰果屬東龜青前

曾果也果西龜曰靄屬西龜白左倪南龜曰獵

屬南龜赤後北龜曰若屬北龜黑右倪若也各以其方

之色與其體辯之色謂玄黃青白赤黑也凡取

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

春爨龜以牲而爨之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

往

董氏華荆木也掌其焦契焦即灼龜之木也契

以開龜也焦音佳以待卜事董下師用之○凡

以明火爨焦遂歛其燂契以授卜師遂後

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將占八命之事先以著筮之而以八

須占之筮音筮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卦也八故八事之

故以取吉凶取其從違以占吉凶凡卜筮龜為卜君占體

體兆象也大夫占色色兆氣也史占墨也墨有

體有吉凶折兆骨也折有微明尊者視兆○

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

占之中否用以進退占人之能否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日連山二曰歸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二 高暉堂

藏三日周易九筮之名一日巫更鄭氏曰巫字

更者筮變二曰巫咸筮眾心也三曰巫式作法四曰

巫目立要五曰巫易命也六曰巫比包退七曰

巫祠筮牲八曰巫參筮御與七九曰巫環攻伐

之也孟子曰以辨吉凶辨其從違凡國之大事

先筮而後卜當用卜者先筮也上春相筮乃一

歲之始相筮揀擇其著草可為筮也凡國事共筮以共國家占筮之用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

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日為大陽月為太陰星二十八宿屬陽辰

次屬陰益以歲時天地陰陽日一曰正夢

月星辰而占六夢之吉凶也

二曰噩夢驚愕而三曰思夢覺時所四曰寤夢

覺時所喜悅五曰喜夢而夢六曰懼夢而夢季冬聘

王夢歲十二月獻吉夢于王王夢之吉王拜而

受之古夢在王而伯之者在天乃舍萌于四

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駭並上

古司怪主卜元命苞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

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王 高暉堂

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及令忤忤音救此之謂

乎且十中六七以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

凡射奇偶自然半枚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

者為鬼所嫉文壇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

來尤精效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

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

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為

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

匱玉燮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能凡

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

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

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

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顏氏家訓

蓋聞玄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

而緹幔曉披即辯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

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

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

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王 高暉堂

通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

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

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

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

陽王氏直解談玄河東郭生纔能射覆燕而兩

之竊自許矣梁元帝 洞林序

昔者桀筮伐有湯唐而牧卜占於熒惑云不吉

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

恐傷其父歸藏

傳說賃為赭示者春于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

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 拾遺記

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爻占者曰凶大公曰龜道

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 太公

推著蹄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

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達公占之曰藪澤蒼

蒼其宜正公戎事則從 穆天子傳

民西大冢者勾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

冢為秦伊山 越絕書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三五 高暉堂

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蠱卜傳

說自給 春秋後語

漢武帝與越王為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

命一周迴朔經二載乃至未至問帝問左右朔

久而不至今寰中何人善卜對曰有孫賓者極

明易筮帝乃更廣服潛行與左右賁絹二疋往

卜叩賓門賓出迎而延坐未之識也帝乃啟卜

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

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

必至今在海中而西招水大嘆到日詰語之至

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

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而西

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

天子與帝對坐因此而嘆帝深異之 披神記

嚴遵賣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

簾富人羅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

也子柰何以不足而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

無擔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三五 高暉堂

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

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非我

有餘而子不足乎 高士傳

漢安定皇甫嵩真常自筭其年壽七十三於綏

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屋壁以記

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筭時常下一筭

欲以告之慮脫有旨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真

又曰非却青塚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

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便言往掘得古時空擲

卽以壅焉

西京雜記

曹元理嘗從友人陳詹漢詹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為吾討之元理以食著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千七合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門後由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遇詹漢詹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剝面皮矣詹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爵元理復算曰其箴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二

三五 高暉堂

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積萬鷄將五萬雛羊豕鷄鴨皆道其數果麻殺移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具之福詹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臠一頭厨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為設廣漢再拜謝器入取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子南季傳項酒項酒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焉上姜肱桓帝時再以玄纁聘不就卽拜太中大夫

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窺伏青州界中賣卜給衣後漢書

太尉喬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為司徒長史五月未於中門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如故還床復見心大怖恐其友應劭適往候之語大相告劭曰鄉人有董彥興者卽許季山外孫也其探窟索隱窮神知化雖畦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聞來候師王叔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二

三五 高暉堂

茂請迎之須臾便與俱來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其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尤如門明者然不為害也六月上旬鷄鳴時聞兩家哭卽吉到秋節還非行郡以金為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儀耳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七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為度遼將軍歷登

三事 搜神記

後漢汝南應棍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棍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符子孫其與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子傳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東萊王基字伯真家數有怪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三王 高暉堂

又烏來入室中與鷲共鬪鷲死烏去有此三卦其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為占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且客一作客合久遠魑魅魍魎其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者直老書佐耳烏與鷲鬪者直老鈴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故知假托之數非妖俗之徵自無所憂也昔周宗之鼎非雉所雉太戊

之階非桑所生然而野鳥一雉武丁為高宗祭穀晉生大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奸污累天真後卒無他遷安南督軍後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烏此本舍人何化之徵賤乎為見於眾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定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萬物之化一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三王 高暉堂

例之道也是以夏鯨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之子而鯨為黃能意為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况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蛇烏不亦宜乎 搜神記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非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前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王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王射胸腹故心中懸痛

不得飲食也書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
于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
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
鐵及角完耳乃徒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
疾病

利漕民郭恩字義博兄弟二人皆得瘖疾使輅
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
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飢荒之世當有利其欺升
米者排著井中噴噴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三西 高暉堂

孤魂冤痛自訴于天耳 並上

管輅謂鍾毓曰我卜可以知生死毓曰命付天

不付君 魏志

郭璞嘗遇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
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

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晉書

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
白牛厭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
借璞為致之即日有大白牛從西來徑往臨叔

保驚惶病即愈 搜神記

楊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
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
冢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
嬰妖邪法由斬祀殺靈蛇非已之咎先人瑕案
卦論之可柰何球乃迹訪其家事先世曾伐大
樹得大蛇殺之女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翔
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
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其大非常有頃遂滅上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三五 高暉堂

王以賣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耻占驗見知

懸經于縣庭而逃

王文間益州亂筮得老蠶緣枯桑之卦歎曰

桑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拜蜀郡太

守慕疾卒 華陽國志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上黨鮑瑗家多喪疾貧

苦謂曰淳于叔平神人也何不試就卜瑗乃令

智作卦卦成謂曰君宅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

市入門數步當有一人將新馬鞭者就請還

買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瓊承其言詰
市果得馬鞭懸之至三年後浚井得錢千萬銅
鐵襍器復可二十餘萬于是家業用展病者亦

愈 晉中興書

韓友字景先善占卜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
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畫作野猪著臥處
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
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板作日月置牀
頭又以豹皮馬鄣泥臥上立愈 上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三十五 高暉堂

隗炤者汝南民善于易臨終善板授其妻曰吾
死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到後五年春當有
詔使頓來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
賣之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
到後期日有龔使者果至妻遂齋板往責使者
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
妻曰夫善易而未曾爲人卜使者曰可矣乃顧
命侍者取箸而筮之卦成謂炤妻曰吾不相負
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暫窮故藏金以待太

乎所以不告妻兒者恐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
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瓶覆
以銅盤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
還掘之皆如卜之言 錄異傳

晉王導病令戴洋推筭法洋曰君侯本命在申
而於申上之石頭立冶金火相鑠水火相煎故
受害導卽移居東府病痊

段醫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有
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畧究要術辭歸鄉里醫爲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三十五 高暉堂

合膏藥并以簡書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
之生到段萌與吏爭渡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
筒得書言到段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
生用其言劍者卽愈 搜神記

西川費孝先善執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晏
因貨殖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日教住莫住教洗
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
再三戒之令誦此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
大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

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果顛覆獨得免焉是
之妻已私鄰比欲媾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
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
將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
非此也堅不從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旻
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
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言歿即歿矣但
幸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命
未得行法乎旻問曰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三六 高暉堂

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
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
雪誠遇明活之效上

釋法願移居吳興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
間雜伎及著爻卜相備盡其妙 神僧傳

有日者柳休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瘦積年不

差漸因垂命休祖遂占之得頤之復按卦曰應

得姓石者治之當獲灸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

一賤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灸病者頭上

三處覺佳俄有一鼠遲前噉噉然伏而不動呼
犬噬殺之視鼠頭上有三灸處病者遂差 洞林
寧遠參軍弘景則其姊病四十餘年令弟卜之
得明夷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烏來鳴即
便發作按卦當得獨蹄猪畜之後婦人如欲眠
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在戶前立遲呼婦人語其
來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病始小間吾嘗與
殷侯共議此事曰烏日之禽猪月畜水火相忌
自然之數故取玄陰之伏物用消太陽之飛精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三五 高暉堂

曰 脚故以獨足者當之 土

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

明 于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

人 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

四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齊

阮孝緒隱居不仕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

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

既揲三爻曰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

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

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
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

高謝許生

南齊書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
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
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
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
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
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四十一 高暉堂

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
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
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失
馬來詣伯醜十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塗
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違為卿占之卿且
向西而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膾嘗得
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
逐擒之崖州有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
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四十一 高暉堂

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
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
十疋 隋書

近世有兩人精妙士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
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于集
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
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
文畫繪碁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為銀如此
之類畧得梗槩皆不通熟 顏氏家訓

梁季元凡諸伎術無所不諳南平嗣王恪嘗以銅合盛金玉琥珀指環請季元射覆卦遇垢之履曰上既為天其體則圓指環之象金玉在焉寅爻帶午寅則為虎琥珀生光在合中央合中之物凡有三種按卦而談或輕或重恪於是神服後周書以下相

伯益始相獸周史佚始相人 物原

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三 皇 高暉堂

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入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樓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纏天關運于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麟交映井宅既兼食置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其深目長頸頰頰蹙鵠蛇行疊立假喙鳥喙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蕘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之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容孔父取栖遑之迹豐本知

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騰珍或飛而食肉或皂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巖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梁劉季標相經序

子墓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墓瞿然喜曰奚

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墓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歎曰夫

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于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墓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三 皇 高暉堂

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狝而牂生于與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穴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于天地吾與之邀樂于天吾與之邀食于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樓吾與之一委馳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

無幾何而使柵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莊子

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躐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聚圍有識者翌日吳王使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吳越春秋

丞相更次公故為陽夏游微與善相者俱行見一婦人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為封侯者夫人次公向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四西 高暉堂

其後次公果至丞相封為列侯論衡

韓太傅為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辟雍之中相辟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

結膠漆之交盡筋方之敬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于骨肉後名聞于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丞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上

有龍淵者桓帝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

千石相者龍淵下牀贊之令長起侍替之百六

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相見輒往來之會解濟

侯往相到門淵曰公當有至相何憂病平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為償債別以數

百萬修居置業桓帝崩無嗣解濟侯入為天子濟遂至司空項氏始學篇註

趙壹以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不就善相者相壹不過郡吏後果如其言後漢書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星 高暉堂

穎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

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調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戲言遂

驗於今欲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無以加也魏志

孝武李太后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三子繼天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遍相宮人時后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官人皆

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而有虎厄
帝名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生季武
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驗而怪有
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因以手打虎
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

梁宜豐侯修參軍陳見善相人修因法會將是
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是言簡文九州骨成
必踐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感侵兼恐不
得善終 三國典畧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二

巽 高暉堂

後魏末有吳士至井間目有而妙察聲丞相嗣
渤海王澄使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當代貴王
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耳聞
趙道德之聲曰亦貴人也聞太原公洋之聲曰
當爲人主聞澄之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言
亦國王也王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况吾身乎
後齊諸王大臣賜死多爲桃枝之所拉殺焉而
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受禪是爲文宣王 十

宣修容善許負之術

金樓子

念賢字蓋虛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
過學諸生竟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
生死富貴在天也何遽相乎 周書

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
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至魏司空陳長
史見此書歎伏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郭景
純以夜兼晝方得其妙理 初學記

庾道愍精于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祜屢以言
語忤顏色以手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二

巽 高暉堂

貴然令人多愆忤休祜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
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性多忌甚不
悅休祜具以狀言帝意乃釋 南史

許允善相印出爲鎮非將軍將拜以印不善使
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

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 魏氏春秋 以

梁臣烏曹作賭博圍棋季咸造胡面子韓信作

紙鳶漢武帝作猜拳鬪草劉向作彈碁 物原

俗有圍碁或言是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

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遮絕要以爭便求天下
者守邊趨作罽白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黠布
反也上計取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皋遮要
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趨作罽
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罽中死碁皆
生 桓譚新論

杜陵杜夫子善奕碁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
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西京雜記

碁之無比者則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於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吳 高暉堂

今有碁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
聖故張衡馬忠於今有木聖之名焉 抱朴子

白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勿工書時有張子並
陳梁甫能書甫帳通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

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
峻再從子也圍碁莫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

曹不興善畫孫權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
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孤城

鄭媪能相人及鏡轉達八入世皆稱妙謂之八

絕云 吳錄

祖納字士言好奕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
聞數碁對曰我亦忘憂耳 晉書

晉鳩摩羅什與人碁捨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西陽雜俎

魏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調在洛閒暇與李
詔李延寔頗奕碁時謂為耽好子建每日碁于
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奕可也
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不對局

唐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吳 高暉堂

梁國張暉字義元為郡吏入值太守圍棋投札
于地暉曰知府君患風取以支戶太守輟棋令
坐 晉陽秋

宋文云天下五絕皆出錢塘杜道鞠彈碁范悅
射猪欣遠模書猪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

宋大明時瑯琊王喜善碁第一品吳郡褚思莊
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莊
思進巧於圍碁 南史

梁王瞻善棋工射飲酒彌日而精神朗瞻武帝

謂瞻有三術

梁武帝召一高僧入宮僧至而帝與大臣奕奕帝

忽云殺却左右誤以為命殺此僧遂牽出臨刑

問僧曰師道德既高何為至是僧曰帝之前身

為蜎老僧鉏地誤斫其頭所以報也

羊玄保為黃門郎善奕碁碁品第三太祖亦好

奕數蒙引見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宋書

宋明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直物議共欺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幸高暉堂

以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杭圍碁依品賭戲杭

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杭不能斷帝終不覺以

為信然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碁廢業夜令蒼頭

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

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碁日夜不怠

是豈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許赤彪假

書研習聞見日優

天子非入於都與并公博三日而決

穆天子傳

古者烏曹作博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為勝

負之禾

說文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能激矢還一

矢謂之驍

西京雜記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

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狼

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

瑣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

十餘驍賀又嘗置一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幸高暉堂

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宣謫陵諸王有此技

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

家訓

魏時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季幼序洛陽立

河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

第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

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曹植作

長行局即雙陸也胡王作握槊亦雙陸也

後魏

李邵序

雙陸乃出天竺涅槃經名為波羅塞戲

類聚

梁時荊州椽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

足之弘謂得花勝得錢

佛祖

王弘少嘗樗蒲公城子野舍及當權有人就弘

求縣此人嘗以樗蒲戲得罪弘詰曰卿得錢會

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

然

南史

有人乘馬山行逢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蒲遂

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濯

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五

高暉堂

屬一慟而絕

異苑

非齊祖珽字季徵以舍人事文襄王客至請買

華林徧畧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

本曰不須也珽以徧畧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

之四十

北史

周武為象經隋文從卷之二十一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為

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

歎曰此言非常人所及

象戲周武帝所造而行基有日月星辰之日與

今所為不同

太平御

灌門周謂孟嘗君燕則鬪象碁則戰國事也

說苑

以下

軒轅始制厭穰法漢武帝始用南越禁呪方京

房始制娶嫁撒帳此厭穰法也

有誦呪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

烝變化萬物

關子

丁侯不朝武王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

劇使人卜之祟在周恐懼乃遣使者請之於武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五

高暉堂

王願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尚父謂使曰歸矣

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遣人來降勿

復過也比使者歸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

各以其職來貢

太公金匱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下至弇山反還未及中

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

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

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為若俱觀之翌日偃

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

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仰仰信人
也巧夫鎮其願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
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
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
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
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
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肢
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
如石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
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
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
歸列于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五五 高暉堂

王東巡大騎之谷詣春宵官集諸方士僊術
要而鸚鵡龍馳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拾遺記

周靈王時有長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
氣芬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
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鸞其衣皆絳
緋毛羽也王卽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

燃一人先唱能爲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
坐者皆凜然宮中池水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
裘紫罷文褥罷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
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卽席爲炎乃以指彈
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宥成
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
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踈襄
弘而求正諫之士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五五 高暉堂

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
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于纖毫之中綴
金玉毛羽爲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
聲或化爲群犀象獅子龍馳火鳥之狀或變爲
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于指掌
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歛忽術麗於
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俗謂之婆猴
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
名尸羅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

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僊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噴水為霧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為疾風霧乃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卽以一手揮之卽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鸚鵡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懷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高暉堂

則見羽蓋鸚鵡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為老叟或為嬰兒條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况術術惑神怪無窮

並上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

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懽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水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列子

魯般焯煌人巧倖造化嘗作木鳶其父乘之至

吳會吳人以爲妖殺之般怨吳人殺其父於蕭

州城南作一木僊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高暉堂

年卜曰般所爲也於是賫物巨千謝之般爲斷

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

酉陽雜俎

秦有烈裔者舍丹墨喂壁以成龍獸善畫龍鳳

鴛鴦軒軒惟恐飛躍

拾遺記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

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

以絳繒束髮立與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

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未有白虎見

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旣不行遂爲

虎所紀文西京雜記

魏安釐主觀翔鶴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鶴之飛

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鶴而獻

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

奸民也君隱遊欲加刑焉隱遊曰大王知有用

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為大王翔之乃

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也異苑

初帝深愛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詔李少君與

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高暉堂

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

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

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

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

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

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齋不死之藥乃至閭海

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

死復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

夫人形刻成置于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

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

置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而輕

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

畢少君乃使春此石人為丸服之不復思夢乃

作靈夢臺歲時祀之拾遺記

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眾魅令人自縛

見形帝聞而徵之曰吾殿下夜光後常有數人

絳衣披髮持杖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

易消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頓臥俯地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高暉堂

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後漢書

北海管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

郡婦死已數季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

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

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

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往當出戶

時奄忽執其衣裾戶開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

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搜神

記

石苞謂管輅曰君鄉人翟文耀能隱形君何以不隱輅曰此陰陽菽匿之道苟得其數四岳可藏况七尺之形遊于變化之內僕正身以明道見數不為異知術不為奇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魏志

曹公欲害左慈慈目眇葛布單衣至市視之一市十萬人皆眇一目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

在神仙傳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李

高暉堂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為丈夫與東陽趙眇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為不流眇次禁柳為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眇師事之後登身故眇東入長安百姓未知眇乃昇茅屋據鼎而饗主人驚怪眇笑而不應屋亦不損

搜神記

趙眇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眇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于是百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民為立祠於永康

至今蚊蚋不能入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渡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李

高暉堂

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還取含之有頃吐以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布絹與人各執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為幻作陰而試之猶是已

有道人外國來解含刀吐火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之曰自可爾君欲何許自屠即其人答云若見許正欲入

籠于中籠不便擔人逾怪之乃下擔入籠中籠更不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覺重於先既行數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食不官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有膳豐腴亦辦乃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婦共食腹中吐出

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共食食

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曰我有外夫欲來共

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食籠中便有三人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三 高暉堂

夫內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吹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貴財巨萬而性慳吝語擔人云試爲君破慳卽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曰君作百人厨以周一方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開裝器忽然見父母在潭壺中不知何由復往請之其人云君當更作千

入飲食以餽百姓窮者當時卽作父母在牀也

靈鬼志

安開者安成之俗師也善於幻術時王疑之爲江州向王當行陽爲王刷頭簪荷葉以爲帽與王著當時亦不覺帽之有異到座之後荷葉乃見舉座驚駭王不知

幽明錄

元嘉初上虞孫侯奴多諸幻伎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間治人頭風流血滂沱噓之便斷瘡又卽斂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諺皆差向空長嘯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三 高暉堂

則群鵲來萃夜呪蚊虻悉皆死倒至十三年乃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幻術慮必亡叛約縛枷鎖少日已失所在

吳苑

王泰字仲通瑯琊人慈之子僧虔之孫嘗爲廷尉有一人與道士訟泰殊不直道士道士不服泰怒欲加拷訊道士於髻上拔一鐵簪投於地登時化爲青龍裂睛呀口據泰案有欲嚙之狀泰震懼乞命於道士道士止之遂飛入雲去泰於是請道士坐上坐以爲神人因求問將來扶

位道士曰公爲廷尉獄稱無冤何獨於貧道人
執法太過耶泰殊汗背道士因書蜻蜓二字示
之後泰遷吏部尚書命下忽有蜻蜓數十止泰
堂檻上少時乃去始悟道士所書字也道士臨
別泰送至門道士仰天呼曰青龍來忽有利劍
空中飛下止有青龍二篆字道士携之而去蓋
劍仙也 廣記

顧歡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驗白石村
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六酉 高暉堂
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龜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卽
命除之病者皆愈

悅殷國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
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
升或盈升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
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又能霖雨
黑風大雪及行潦水之池 後魏書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邁入城到劍門外忽見
四廣石皆大如斗適愛之收藏其書龍負之以

驢因歇鞍取看皆化爲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

萬而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留置良田別

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

餞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于席末適怒而誦

之命蒼頭扶出吏不動亦不嗔恚但飲滿啖炙

而笑云吾比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吾金去不

記憶乎盡取適效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

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適令蒼頭馳逐

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卻復昔日生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六酉 高暉堂

計十餘年卻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者老翁携所

將之妾遊行儻從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

適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

測也 廣記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

異術常一見婦人卽便能致場帝密使竊之素

宅深邃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奇其能詔素

賜之 兩京記

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執術嘗夏會客向室

大噓氣盡成雪 廣異記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二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六六 高暉堂